

中宗大王實錄

第六十七之八

0194736
no.34



194236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庚寅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七

二十五年

大明嘉靖九年

正月壬辰朔進豐呈于大妃殿

命進中米七十石

官正布官木縣各二百五十四匹水紬鼎紬各一百匹于

大妃殿○癸

巳臺諫啓李齒朴稠事憲府啓王子君趙忠孫等事諫院啓金伯醇及

銓曹請推事傳曰王子君等依啓推之餘不見○甲午傳曰西所衛將

黃琛以本司書仕來啓

琛時為漢城左尹

以衛將空所可出何如以都摠府而

如此者例也以東西班正職兼衛將則不可兵曹未及詳察而如是乎

兵曹回啓曰衛將以六曹參判兼之者此 祖宗朝舊例也都摠府亦

如是故曹乃議而不改如有所難改之亦可傳曰 祖宗朝舊例不可

知也以東西班正職兼衛將近所未見故言之都摠府則二負入直故以

晝仕出去可也衛將則四負各直四所如以晝仕而出則宣傳官以標

信代直隣所若近則可以兼之而遠則不可今以正職兼衛將者速改

之而後亦不可如是也其以是奉承傳○臺諫啓則事銓曹推考事如

啓餘不見○乙未臺諫啓前事皆不見○丙申

御朝講知事金克幅

曰此云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則雖有佛法無由而入此言至

當近以我國之事見之朝廷上下不崇佛道而僧人滋蔓未有甚於此

時在 祖宗朝僧徒必給度牒而無度牒者不得恣行又令各驛嚴加
禁止故其有不得已出行者必借同流之度牒而其或有無度牒行之
者必定軍沒以此不至恣行今者外方守令不行度牒之法朔末例以
無度牒僧人報于監司監司亦以此啓聞徒為文具故為僧者無一人持
度牒而又無一人定軍役者以此日至滋蔓近來法禁稽緩之所致也
雖不能永絕其根然嚴加禁戢則庶有忌憚不得恣行今之為僧者
類皆避役逃亡人也一人逃則守令徵其身役於一族一族不能堪又
從以逃散則害及隣里相率而逃故軍額日至減耗而僧徒反多以至
京城之內恣行無忌請申明禁斷侍講官沈彥光曰王政明禮教修使
政教充於天下則自爾無佛以度牒禁之者末也且自官給度牒為僧
則是教人為僧也古之為僧者不得入城市雖幸入來不得為僧之衣
裝必借凡人衣笠行乞於市者間或有之今為僧者衣其衣笠其笠恣
行間里略不畏忌此乃政教之不行也願自 上省念焉領事鄭光弼
曰無度牒僧人禁止之言亦非欲給度牒教人為僧也蓋欲其不至恣
行也僧徒衆多專由守令不察戶籍而然也一邑軍士或至三四千而
無養足者居半為守令者無意於充定雖有的望無役人者不給軍士

而奪定日守書負以此逃役爲僧者日甚而軍額漸耗推刷之法似可
舉行勢有所不可今之計莫若令各道監司申勅守令檢察戶籍如某
人之家同生幾人子息幾人無役與否一一詳察以充軍保如或有逃
避者問其去處嚴明治罪以懲其餘則僧人不多軍保充實矣 上曰
所言至當近見各道監司啓本無度牒僧人定役公事雖或有之旋即
逃亡猶無益也若使守令專務恤民檢察戶籍自無此弊矣不然則今
日雖推刷定役而明日還逃何益之有其令守令詳察戶籍則庶乎可矣
執義趙宗敬曰臣聞外方之人男女成群爭往寺刹念佛施齋者其麗
不億臣頃者往開城府見之則天啓聖居山等處巨刹幾盡重修京城
不遠之地猶如此况遠方乎且聞忠清全羅兩道地方僧徒視他道最
多非徒避軍役而已稱念佛橫行者十百其群此兩道人心又頑惡僧
徒作黨相聚爲盜或有指言爲盜賊則必焚蕩其家臣恐終爲非偶然
之患也 上曰僧人推刷前者有各道一時並舉之議然群聚而起相
率爲盜則非徒無益乃反有弊禁斷之事自有其法其令監司申勅守
令使之盡心奉行以漸治之可也宗敬與大司諫南孝義各陳前啓之
事答曰朴稠趙忠孫事依允餘不允光弼曰今年收稅民生至爲寃悶

當初各官不給霜後災而朝廷未之詳知視為尋常一依本道監司啓本而別無他議今年荒饑近古所無非徒口食不給種子專無而年分等第則與平時無異徵其虛稅于飢餓之民賑救之事何以為之頃者西部官貪亦以救荒事被罪以此見之外方之事必甚於此且盜賊興行殺害人物顛于道傍者亦多有之不知如何可盡賑救之道乎 上曰年分等第事前日臺諫啓之予意亦以為然議于大臣以為朝廷曾已議定改之為難云果收稅太重則民不聊生雖欲救荒不亦難乎予意以今年收稅不可視同常時也光弼曰當初各道監司各別啓聞則所當議改而不爾臣等初不料凶年之至此極故前日如彼議啓也宗敬曰賑恤應別設事恐至有弊故令戶曹判書兼之賑恤之事雖戶曹之職掌但事務煩劇恐不能專一為之請委重臣別設局使之措置何如若以設局為有弊則輿地勝覽撰集有何汲汲而今乃設局乎此事司中曾已議之而欲於經筵啓之以矣 上曰此事前者議于大臣而以戶曹判書兼之者所以除弊也雖別設賑恤廳若五部不能詳察則猶無益也克愐曰宗敬之言至當今方諸事裁減之時別設賑恤廳果有弊故戶曹兼之則戶曹事務甚煩不可委諸郎官必須判書總治以此無日

不仕賑恤之事恐未及詳察專一也停不急之事而先其急務有何不可前此凶荒雖不至此別令賑恤今雖別設意亦無大弊也先弼曰臣等初意欲除煩弊故議以戶曹兼之今若皆以別設為當則臣亦何必執拗乎令更議可也 上曰以 成宗朝事見之賑恤使便否累與朝廷會議其時亦以為有弊而終不差送今不可遣使巡察也但各道賑救事目磨鍊上來後特遣侍從之人以時摘奸察其勤慢可也克幅曰往在壬寅年臣父^謙嘗為黃海道賑恤使及還來之後言之曰賑恤之事亦多有之矣但飢荒之年多率從事官而行其弊反有甚焉云若遣使巡察則決不可為令別設局專一詳察行移于各道令監司檢舉則弊亦無矣宗敬曰前者聞之常平倉本為飢民而設而飢民則未蒙實惠富商大賈反食其利云臣意以為不然富商大賈雖似食利然市裏多米則飢民亦無不利若於分給時部員嚴明檢舉則自然無此弊 上曰富民雖或有取利者民間多米則果為有益於飢民宗敬曰恤民之道節用為先竊聞之一年貢賦盡用無餘而引納來歲之貢今年如是明年又如如是則臣恐終為無窮之弊也一年用度其初必商度定法而今至於此請自 上節用而愛民○傳曰經筵臺諫啓曰今年凶歉固

非偶然賑恤廳嘗為別設云大臣亦有言當設者此事當初議于大臣
皆以為戶曹判書兼稱賑恤使可也故依議為之也今西部人物餓死
是乃部負不報之致然耳非戶曹不能賑恤之故也宰相之人既委其
任今又欲設局則是似以其人為不能善其職也予意以謂今不可別
設局也但今年凶荒太甚何以則可乎招政府郎官更議以啟且常平
倉京還上事臺諫亦言之問于該曹以啟○戶曹啟曰若設常平倉則
市中多米求之者易得矣然須納其價然後受出故市中興利之人專
食其利於飢民賑濟無益近來連年凶荒而去年少稔國穀猶不裕若
厥終飢民益多則恐未能周遍賑救也且京還上事外方之穀專數分
給而啟聞然後磨鍊施行故例於三四月間給之而正二月給之時則
無美傳曰知道○鄭光弼啟曰賑恤廳別設當否臣已於經筵盡啟
上教至當前日臣等所啟之外更無他意沈貞李荇議曰賑恤使不必
設局為之故以戶曹判書兼之事前已議啟今 上教至當臣等意亦
以為不必別設也但各道監司亦必盡心救恤矣然急速移穀事更論
何如傳曰今見大臣之議以為移穀事請更下諭云前此移穀公事果
有之矣但其時或以為有弊或以為當移事今未能記憶也不可徒以

大臣之議而不問有司率爾下諭也其招戶曹郎官以議得單子示之
移穀便否問之以啓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以金洞為成均館司
成史臣曰洞行身貪墨好談命上頗信之擇新駙馬時延入閣門卜其
吉凶吏判洪彥弼亦素相能故得拜是職士論非之尹豐亨為弘文館
校理金義貞為修撰李任嚴昕為副修撰權應昌為博士○丁酉戶曹
啓曰移穀事黃海忠清兩道初面田稅米以租移于京畿作種子事有
矣以賑恤移穀公事無矣傳曰昨日左右相議移穀事各道監使處當
更論云故問諸戶曹則曾無此公事未知政丞之議以賑恤別請移穀
耶更問以啓○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戊戌昧爽上親傳
宗廟春享大祭香祝○左右相議啓曰京畿及忠清道內浦凶荒尤甚
京畿觀察使當與戶曹同議為之忠清道觀察使亦必自措置矣然以
其道內有穀處推移賑恤而若不足以全羅慶尚道中餘穀移轉賑救
事今戶曹諭于觀察使何如傳曰其令戶曹為公事以啓○臺諫啓前
事憲府以前承旨許寬等推案入啓曰承政院書吏林幹掌樂院書負
李佐等以承旨等宴飲事推問則以二十日二十一日醫妓皆會納供
而後乃變辭曰二十一日醫妓不往云初服而還諱故後更刑推也而

刑推等事在承旨緘問之後公事節次似顛倒故並啓其由且以李宗
 白聞見日記冊啓曰此不類上疏而雖或有聞見民弊若因此為公事
 則於事體異矣而守令不法事及民間弊瘼法司如有所聞可以行移
 推問故還入啓也傳曰李宗白前承旨推案及所啓事知道餘不允○
 以前承旨推案下于政院曰許寬等以為雖招致妓工而張樂則不為
 云事干招辭亦不顯言張樂之事然既招致妓工則雖不張樂當以杖
 一百告身盡行追奪照律也然以全科罪之無乃太過乎故此公事並
 棄之也當初憲府啓曰六承旨等會妓工宴飲云故皆依啓罷之也許
 寬等雖曰不為張樂而既會妓工則其不會妓工者亦自不同也大抵
 有罪者全釋不當無罪者不可與有罪同論也李龜齡沈彥慶罷職雖
 未以今還叙用而許寬等只罷可也○已亥 街之講特進官申公濟

時為戶曹判書兼賑恤使

忠清道十一邑果失農故救荒事目令以道內之穀推

移賑救而以他道移穀則於事目雖不稱亦可依大臣之議為之也且
 聞京畿種子實難元種子六萬餘石內僅備一萬餘石矣四萬餘石不
 足而他無可出之處故以忠清黃海等道田稅米作租為種子事已為
 公事而啓也黃海忠清兩道亦皆失農更不可移穀則不得已以全羅

道之穀漕運用之而須待春和然後可以漕運也全羅道元田稅輸運
外所餘兵漕船僅可以漕運米二萬餘石雖以此轉移於京畿然亦豈
以此能賑救也如此而不足則不得已以京倉給之但全羅道漕運米
出浦時民弊必大所轉穀守令如以准數之石給之則善矣又陳穀豈
能准數乎如以所耗石給民出浦而或有不准數乃徵諸民則民之還上
田稅尚不能備納又徵其所耗之數則民必離散也全羅道雖不甚失
粳然縣布一匹直荒租五六斗則豈曰小稔而若此漕運民弊豈少哉
如遣散差官斗量給民而出浦則未知於事何如也 上曰今年救荒
事大臣咸以為難而戶曹亦必規畫矣如此公事即為報府周徧措置
可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啓前承旨推考事皆命棄之許寬尹任黃士
祐朴祐緘谷雖自謂不張聲樂然司中豈無所聞醫妓招致事狀明白
而抗拒不服尤非也請依公事罪之注書閔世良則會已承服請依律
罪之李龜齡沈亨慶雖不會妓工而如此荒歲在近密之地不體 上
意縱恣宴飲不可叙用請仍罷職皆不允○庚子 御朝講侍讀官南
世健因論學校乃曰學校國家之所重人才風化皆由於是也師儒須
擇一時有文學名望者乃委其任不以常調待之然後士子自然興起

而就學矣以我國事觀之 祖宗朝有金鈞金末乃斯文有名之人而
通於性理之學以任師儒以勤勉教誨為己任故一時人才多有成統
者達官各士皆其弟子而國家待之亦重故其終位至一品也臣目觀
柳崇祖博通經史而精於理學故為大司成時不倦教誨常以周易庸
學及諸性理之書通讀也以此士子雲集黌舍狹窄不能容居故其時
請加營造學宮今者亦得如金鈞金末柳崇祖等人俾居師儒之任則
學校自爾修舉而儒生亦必興起矣 上曰所言當矣學校果不如古
故儒生不樂赴學師儒所當擇而長官尤重學校豈徒作成人所以
正風俗其任豈不重乎若一擇差不可數適以為大司成而有成效則
可陞為同知也領事李惟清曰金鈞金末乃 世宗朝人只聞其名未
見其人誠非偶然人物也柳崇祖以訓誨為己任亦有成效也○臺諫
啓前事皆不允○日暈○辛丑 御夕講特進官潘碩極曰臣前為北
道兵使時見私奴婢推刷事令其道都事主之文籍憑考時少有違錯
皆不取實而輒屬公其文籍又皆收納若盡詳察為之則善矣不然則
豈無曖昧乎大抵一司之中堂上郎官同議商確斟酌處決多有錯誤
之事一道之事都事獨斷則安能盡得其當乎以是民情騷擾或許寬

于監司則推諸都事以為我所不知云其冤悶終不得伸將盡屬公則民冤豈少哉且有好訟奸詐之徒偽造文籍壓良為賤者亦多如以文籍不明皆屬于公則雖曰官家有得以白文二度壓良為賤者皆是則臣恐國家多失良民也此道之人本無奴婢只有人居之人其平居無事之時尚有遷土離鄉之苦况奴婢以文籍不明盡屬于公則必有離散之弊 上曰予未及知之也無乃朝廷議兩為之乎大抵堂上郎官共議分辦爭訟猶且不息况一都事其能獨斷乎果不無騷擾之弊不知自何時為之也潘碩枰曰自前年為始有此事韓亨允曰此道之人不可以禮法繩之也丁亥年李施愛之亂專由於推刷民丁也其時民丁多數投屬于施愛而施愛以推刷懷憤謀亂云今此之事未能詳知其所以也文券若皆收納則必有冤悶矣此道之人與南方異不可如是待之也碩枰曰磨天嶺之外則王化絕遠人心愚惑信聽無理之言胥動浮言其治之也甚難為守令者其決事若平易恢廓則已幸與胥吏有俯耳之語則必生疑慮構誣罔之語恐動人民其愚惑如此必須鎮定人心使無騷擾之弊可也○臺諫啓李遂事憲府啓韓慶勳前承旨又啓軍資監僉正金光轍前為平壤府庶尹時以濫刑官物致死

而蒙宥免罪叙用亦已過矣而准品叙用非便請適諫院啓金伯醇事
皆不允○禮曹啓曰京畿凶歉尤甚蔬粟進上欲令裁減而自曹擅減
為難今乃啓稟傳曰今年畿甸凶歉上下非不知也雖蔬粟裁減然後
民庶有蘇復之理禮曹與司饔院磨鍊蠲減可也○傳于政院曰潘碩
秤於經筵以為兩界以公私賤籍考准事民間騷擾而都事獨掌監司
不與焉文券若有濫格者即收納其奴婢亦令屬公云必以冒占良民
者多故該曹如是公事也果如潘碩秤所啓則甚不可也其問諸該司
以啓○忠清道洪州監浦雷慶尚道巨濟晉州雷全羅道光州等十一
邑大雷電以雨○壬寅御朝講領事沈貞曰李益之語當初意以為
朋友盃酒間談話而邊情不可搖動曹閏孫乃六卿之人則亦不可不
信委任故以不可推之意啓之李益如作虛語則無狀之人也更聞其
言必無形迹之語也義州邊報所捉彼人乃漁獵者故鈞絲在于云如
此之言已出而今理山郡守李敬智乃李益義州牧使時判官曹閏孫
赴京時軍官而居疑其以此事故也又聞論軍功時張彥良怒曰非
我所知也何軍功之有云而曹閏孫聞李益之語驚問諸助防將池世
芳則以為不知也世芳庇護與否及閏孫知不知不可知也至以助防

將啓請其兵曹備邊司同議以為防禦必急故如是耶差助防將送之而閏孫出來平壤平壤去江邊甚遠京師至近其以此見之事多虛踈當初不欲以敬差官推之者以用刑杖邊情搖動故也李益非徒不為親見之精神昏耗難可取實若招問申玉衡則可知其情玉衡若隱諱不言則與李益何異玉衡非言于尋常處與宰相言之所當下問也上曰欲更推李益者非以邊情之實不實也以人臣不直啓達故也今聞釣絲之言以要功乃捉漁獵者則是邊方大事必須窮推也命招申玉衡玉衡啓曰臣軍官張彥邦乃江界府使張彥良之弟也見兄于江界還來翌日臣被拿到義州其日監司李色亦巡到是州乘昏臣謁監司于房內俄而牧使金瑚亦就謁李色曰山羊會斬賊不實事李益兄必聞於此處云金瑚曰雖非此處人人所言遂於靴精間抽出彼人進告書乃皆畋漁彼人捕獲事也瑚又曰又有一事吾聞言於彥邦兄彥良曰榛坡彼人斬獲時我則足迹不到專未見知故聞我得參軍功之言通書于兵使軍官廳又通書于虛候方好義處猶恐辭之不得成牒而姑置云李益即招彥邦細問其事所答如右彥邦又曰山羊會斬獲彼人以釣絲纏繞手指曰我釣魚人也哀乞不驅遂射殺甚殘忍事到

理山人皆言之云臣聞此言而來一日到姻家右議政李蔭處言之○
御夕講○傳于政院曰見玉衡所啓于於此者乃李苞張彥良彥邦方
好義金瑚李敬智池世芳也人數之多至於如此若盡推之則辭連人
及被罪者必多邊將亦至搖動也然要功生事之人不可以被罪之多
置而不問也既問諸申玉衡則亦不可棄之也不知何以爲之耶問于
領左相處山羊會斬獲實不實則不干於李蔭也臺諫之啓以爲君父
一體而下問時不首輸其情故請推之且欲問言根也今見書啓李苞
言於金瑚曰李蔭兄必聞於此處云所謂此者乃義州也以此觀之蔭
之不直其矣前者大臣以爲親功臣二品之人只此罪之可也云予意
亦如是今更以臺諫所啓推問李蔭何如並問之右相李蔭處雖問之
必不過如此言之且以爲難也不必問也蔭乃弟之堂兄玉衡乃弟之姻家也○臺諫啓
前事傳曰李蔭事已問申玉衡更問三公後裁落也餘皆不允○政院
啓曰北道奴婢推刷事問諸掌隸院則以堂上之病文籍不得考啓也
然前年以年凶姑為停寢事已行移也云傳曰此事當初已報府為之
其收議于三公○日暈○癸卯 御夕講○注書權應昌以領左相意
啓曰申玉衡所啓事體重大且關邊事前日金善孫結怨於趙虜今於

埋山若又如此則彼之怨憤固矣非徒曲在於我邊釁自此以成欺罔朝廷之事亦不可不懲宜急遣識事體諳練朝官盡得事情懲治有罪明示國典且盡懷柔之道似當言端已露推閱不難連累想必不多如其時理山鎮將宜先拿致以待事干取服定罪亦當李遂雖加全律何惜然以玉衡所啓觀之山羊會事道內喧說遂聞之不平傳說於玉衡等耳但啓達時心神昏耗未能開辨非有他情且叅勲列自上未減未為失刑傳曰李遂當以所聞直啓而不直如是故領左相處更推與否今收議而來則乃曰自上未減未為失刑云似以為推訊後斷罪云也與所問之意少差更問之領左相議啓曰遂雖別無他情下問時多漏不直依臺諫所啓窮問得情酌量定罪似當○臺諫啓前事傳曰李遂事已令推之餘皆不允○舍人洪叙疇以三公議啓曰咸鏡奴婢推刷事前者令本道成冊上送則奴婢本主姓名率皆錯誤故其時還停不為矣此事果騷擾直論本道止之似當○日暈冠履白氣貫日○甲辰御朝講侍讀官金致雲曰大抵衣食恒足不至飢寒然後可以治禮義如或政煩賦重凶年饑歲仰不能事父母俯不能育妻子則非但不遂其善心將流離失所轉死於溝壑矣饑寒既切於身則何暇顧廉

恥治禮義以此陷身於不義為盜為賊者多矣以我國之事言之

祖宗朝休養百餘年徒知大平之樂而奠居安業頃在廢朝無名之費

不時之需誠責於民虐政甚苛使 祖宗朝赤子困瘁流離今幸沐浴

聖澤復見大平之治于今二十餘年矣政賦似不煩重而民之困弊日

以滋甚外貢引納之弊民怨不貲允經費調度在 祖宗朝豈偶然計

而酌定乎是何用度有餘於 祖宗朝而獨不足於今日乎此雖由該

司不謹所致然自 上更加省念焉今年以國用不足引徵來歲之貢

明年如是又明年如是則將有無窮之弊而民之怨咨曷有紀極請下

問于該曹別令裁省知事洪淑曰近見國事民之怨咨與廢朝無異云

山必由守令不體 上意不謹奉法而然也聞京畿之民將至饑餓云

食於江原道等處山谷郡縣者連絡道路云賑救之策不可緩也須自

上別令措置領事李行曰私賤之在各道者為饑寒所迫來寓本主之

家者甚多若無依托之處者何以生活乎洪淑曰為人私賤者類皆不

樂於仰役其主如或捉致則若就死地百計謀避乃常情也而外方私

賤來寓於其主而求為仰役者甚多各道之饑荒因此可知 上曰親

民之官無如守令所當擇差而許多守令何能盡擇若令監司嚴明黜

陟則庶乎其可也近見各道殿最監司之務盡其職者容或有嚴明然陟而不然則居中居下者不_一一人甚不可也若別無貪殘守令殿最時居中居下者不須務多數也然一道守令之不賢者豈止一二人哉黜陟嚴明則庶有所操心也特進官金克成曰今之為守令者當納一斗者徵一斗半則民皆以為賢守令也以此觀之則賦歛之重可知而民之怨悶曷有紀極為監司者亦不灼知其賢否如有言語詳明公事無錯者以為賢守令也而民雖愁怨不能伸訴以此得保六期者居多如此凶歲民之生理甚難須自_上省念焉掌令沈光彥曰引納有弊畫前日臺諫連章累疏而自_上一不快斷為該司者不能致察為守令者亦皆憑公營私國家雖行小事而民之受弊萬萬矣此非徒在下之人不賢而致然也自_上不務節用多有糜費故也近見各司不時請臺如工曹皮物尚衣院雜物入內臣不知用之何地此乃無名之費不時之需上開一源而下之憑藉作弊者未流難支如此之事在常時所當裁省况如今年凶荒則尤所當停者也近見京畿監司報禮曹禮曹仍以啓請有進上蠲減之事如此之事雖不緊關民可蒙一分之賜矣民生蘇復之事須益加留念引納之事前已累啓而別無施行之意臣

竊惑焉守令不足數也須自 上躬行而率之可也正言蔡無數曰臣
為內贍寺直長此乃米糴各司其外貢所納與 祖宗朝無異而油蜜
米糴雜物今則蕭然一空如真末荏子油蜜等或於夜間 命入于內
則不得不進排而白清蜜等物用之無餘移報該曹請為引納戶曹亦
計氏弊或不依所報則出處無由不得已以盡用事呈單子于政院如
是者數矣右寺乃大司也米糴雜物在 祖宗朝亦非不用而無虛竭之
弊外貢所納與古無異而今至於此臣竊惑焉况今年非如他時民迫
於饑寒雖父母妻子尚不能保至於遺棄而就食於山谷間不知國家
何以能賑救乎今春夏間民之生活誠為艱苦而畿甸尤甚凡經費
及內用之物別令裁省使不為民病去去年雖不若今年之凶歉而各
司猶且難支而况今年乎尤所當留念也 上曰如油清黃蜜等物別
無用處果所掌內官若盡用則預以單子啓下而予亦不能詳知其事
以例啓下矣 祖宗朝事未能詳知也所言引納之事果不能無弊故
近來該司不啓請矣且平安道山羊會斬賊事今將推之也要功生事
之弊常以為憂而今乃如此其真偽虛實則姑待推闡而知之矣但邊
豐之生常由於邊將之要功生事則所關重大此事何如李得曰彼事

罪則必無逃散之弊 上曰所言果當邊方驍勇軍卒一人可敵百人
若先推軍卒以致多傷則甚不可也予意此乃將帥錯誤之事下入當
從主將之令則虛實間軍卒不可先用刑訊也李焄曰沈貞常言南自
中可置於此處云金克成所言亦似有理克成曰聞南自中出來時射
殺彼賊二人云若然則慮其報復而不能逃還然亦不可信也若斬我國
人而去以悅其心則亦無接踵之理幸若如此則恐有後患山羊會事
與榛坡事不同此在敬差官所當仔細推察也○三公以賑恤廳公事
啓曰忠清道則以道內各官穀食推移賑救而若又不足則以全羅慶
尚等道附近各官穀食移轉賑救事已受教而京畿則各官皆失農京
中兩倉元穀不敷連境忠清黃海道俱失農更無移穀之處至為可慮
故姑以京倉米量給尤甚失農各官而通水路各官則守令備船都受
到境上以還上分給賑救後以全羅道漕運米還充納倉何如傳曰知道
○臺諫啓前事皆不允○禁府啓曰李焄事本道時方推考敬差官亦
將裁遣矣但其招內義州牧使金瑚亦與聞此事云巨鎮主將拿來未
安然公事不可不歸一故不得已以拿來憑閱事為公事以啓也傳曰見
此公事山羊會斬賊事實不實不干於李焄也只以下問時不直啓達

事推其李益蓋已承服今可照律也金瑚則不可拿來推之也設使
金瑚有可推之事敬差官今將下去公事不可歧而為之也其以李益
已承服請照律事改為啓目可也○乙巳 御夕講○臺諫啓曰平安道
節度使曹閔孫山羊會斬賊事初以鎮將牒報之故雖不知虛實及不
實事傳播之後即驚駭詳覈虛實可也監司李苞處移文請推而不使
之詳覈虛實俾推言根始叢以斷後疑云至為非矣敬差官下去推問
得實則自有其律矣然不可置之於彼而推其軍卒請先罷之憲府啓
韓慶勳事傳曰曹閔孫若如他例推考得實後罷之可也此則臺諫如
是啓之大臣亦言其失三公處當收議發落韓慶勳事不允○以京畿
監司李壽童書狀下于政院曰夏節落虫猶云灾也况雪中落虫乎近
所未見之灾也正月初十日利川落虫雪上橫行日出自匿監司以紙封裹上之到政院開封則虫猶能行也○脩邊
司啓曰邊事大槩皆在事目矣山羊會斬獲事乃斬漁獵人云誘引魚獵
人而捕捉與在候軍要功與否未能詳知也今事目在候軍及軍功參
錄者皆令推之也然見錄於軍功者皆勇健之人若用刑訊則必多傷
矣且預聞推考事則不無逃散之弊請令敬差官就兵曹與備邊司參
酌前後啓本同議以去何如傳曰如啓○平安道寧邊成川价川地震

○丙午三公議啓曰曹閔孫事臺諫所啓果當速差遣新兵使何如傳
曰閔孫三公皆以為可罷故罷之○憲府啓韓慶勲事不允○日暈兩
珥○丁未傳于政院曰前者議寧山君性叙用當否則皆以為不可故不
得叙用今雖不可叙用職牒則還給無乃可乎收議于三公○憲府啓
韓慶勲事不允○以徐社為漢城府右尹潘碩杵為忠清道觀察使李
思鈞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李養為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史臣曰思
鈞人物魁傑曾於己卯時貶為全州府尹及己卯之敗入為副提學不
少挾憾專以伸救己卯為志每言己卯之人雖駁我我何懷嫌乎其時
所見如是故耳非有私心矣其度量如此○戊申三公議曰如此事非
下人輕議但家契若窘自 上施恩雖給祿俸未為過也傳曰昨日傳
教之意以性叙用朝廷大臣議皆曰不可故不可叙用而職牒並奪故
欲還給而問其可否也今見三公之議以為雖給祿俸未為過也云不知
職牒還給後又給祿俸之謂耶此與所問之意異政院更問以啓政院
啓曰三公之意皆以為不可給云傳曰寧山君祿俸衣服等事戶曹前
已斟酌而磨鍊矣今不必更議也所啓之意知道史臣曰此特出於友
愛之誠為大臣者所當將順其美以全彞倫之重俾無粟布之譏不顧

天顯之重只啓衣食之窘以一國之君不能保全兄弟致有衣食之窮
是誰之責甄城既不保於前寧山今又如此其為聖明之累大矣○御
夕講○憲府啓韓慶勲事不允○己酉憲府啓韓慶勲事不允○日暈
兩珥○庚戌 御夕講參贊官柳溥因蟄虫始振之語而乃言曰頃見
利川虫灾事今乃孟春陽氣發動蟄虫固當始振但其書狀云雪上則
橫行日出則自匿此乃反常為異非偶然之灾也司中考諸文獻通考
則雖有虫灾未有如此者以事理計之其為灾變莫大於此 上曰非
徒虫灾近屢有日變且白氣貫日白氣乃兵象而邊方似不安静邊釁
不可謂無也大抵灾變之作專由於民事而今春救荒甚難所當各別
措置也前於經筵臺諫曰常平倉之事雖云富民獨專其利而貧民不
得兼惠米穀若布於民間則貧民亦有可賴之理此言似當也特進官
申公濟曰常平倉之法雖似美矣必有縣布者乃得受食則飢餓之民
安有縣布者乎然米穀若多布於民間則不為無益今春則當措置救
荒但倉穀竭盡於一時而今年若又凶荒則又將以何穀賑救乎此亦不
可不慮也國穀之數本監軍資則十五萬石分監則二十八萬石江監
則三十萬石會計之則乃七十餘萬石而所耗者亦多雖有其數陳腐

不實者亦可三分之一計其實數則僅五十餘萬石也以一國豈可無
五十萬餘石之穀乎蕩盡無儲而他日若有緩急則不知將何以堪支
國勢今雖堂堂變患之來豈可謂必無也高麗之契丹來寇恭愍王
終有避亂南遷之事契丹乃顯宗朝事也而如此啓之必錯記也唐明皇身致大平而卒致

幸獨之禍德宗之時唐業不至於衰微而又有奉天之亂天運未可知
一時昇平安足恃乎以今觀之邊釁不可謂無也而平安軍卒盡沒於

驅逐癘疫之時此乃防禦緊急處而曩時分四番今則只分三番云安
州關防重地隋兵百萬不能接足於薩水薩水乃安州之地也見許洽

曾為詳
牧使

聞安州事奴婢及下吏俱乏國家若別措置則可不然守今雖

賢何能有所施設云前朝之時其為解弛未知其果如今也今則雖二
千餘兵長驅而來臣意以為必不能當也以一國不能儲百萬之穀而

費用於不急之務者不知其幾何若緊急之事則已如其不然者請一

切減省以常時經費之數計之則去年冬三朔所用乃至四萬餘石以

此推之一年所用幾至十六萬石而去年所貢之稅當八十二萬石則

出入不相侔如是軍資之穀安可費用也臣意以為常平倉之事富者

專利而貧者不得賴焉似不均矣若還上則富者必憚於還納不肯受

之而貧者迫於飢寒何暇計後日之弊必樂於得食故今方遍問于五部矣臣知經費處多而國穀之數甚少故務欲節用而僉議咸以臣為不快也京城之人則以興販為業去京城半月程之民亦或以賣薪為事猶可賴此而生也與外方之民有間矣遠鄉窮民無計資生國穀尤不可不節用也西部臣忠義衛柳汀妻子飢餓濱死漢城府移文于本曹以米太賤救而頃者柳汀呈狀于本曹曰我家時未飢餓而有嫌之人誣飾傳播故呈于漢城府司憲府司諫院而皆不取實呈于憲府而不取實者大憲之妾與我之嫌人常山都正孫之妾四寸也故徇私不聽也賑救米太賤不食封置云臣意以為過甚故問之曰汝有財產而便妻子至於飢餓國家施恩賑救而又不食焉汝罪莫大焉汀曰我雖貧窮家有斗米豈可空食君上之賜乎吾當至死發明臣遣從事官摘奸則賑救米太果不食封置又有縣布及米租云當初所無之物今乃有之不無奸術也上曰前於經筵大臣及臺諫皆曰柳汀實是貧者而為後日子女婚姻之故欲掩覆貧窮之名如此呈狀云以汀之事西部官負皆罷之其虛實未可知也公濟曰使醫女探其家女子無飢寒之色而且有穀食云雖給米太皆不食他日之給亦必如是請覈

虛實何如上曰其三切隣則必知其虛實果可推之也公濟曰非徒一度呈狀至於再三其意必有所在不無懷嫌叢說之弊所當覈實歸一也且雖設東西賑濟場而飢餓之民專不就食本以乞丐為事者八九人會食焉則為此乞丐之人各部官四負及漢城府官一負逐日仕進其為支供反為有弊一朔之用幾至十餘石請令各部官一負輪次仕進漢城府官負時時往來糾檢則事不煩而支供亦不至有弊矣上曰賑救之勤不勤不在於官負之多少而支供之弊果不無也○憲府咨韓慶勲事不允○辛亥以禮曹致賻單字下于政院曰柳湄十三日

已死而昨日禮曹因其奴告狀乃始知之柳湄雖武人且得罪於朝廷

丙戌年臺諫以大貪天賊論劾然亦是二品宰相也中樞府不即移文于禮曹致令

奴子自告至為非也本府該郎官其令推之其奴呈禮曹之日亦令考啓正二品宰相之卒有停朝之事該曹例啓之也如堂上官及出入侍從臺諫有名朝士若有身死者雖無致賻等事皆以例書啓可也予欲知其生死前者物論亦如此若不書啓則何能知之史臣曰湄屢經兵水使專以貪饕為事故被大貪大賊之駁昔為蒼浦僉使持造大浪皮鞍子十餘部行賂當路權貴即拜承旨湄之為人則不足論當時秉政者

可為唾鄙政院啓曰凡二品宰相之卒有致賻吊祭等事故禮曹啓之
例也堂上以下身死者未知自何司書啓乎敢稟傳曰令吏兵曹書啓
臣之存沒君而不知可乎○御朝講侍講官沈彥光臨文曰桓榮乃一
時名儒當王莽之時避亂隱遁沉潛力學不窺園圃及光武即阼擢拜
博士使輔養東宮終至闕內候其重東宮崇儒術豈不偉歟東漢之培
養士氣扶植節義至矣故有曰桐江一絲扶漢九鼎此言其培養扶植
之效也非徒此也明帝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拜五更三老章帝亦如
是其陪養有素故漢末人材輩出皆是節義之士雖不能設施於一時
及至黨錮之禍視死如歸曹操董卓有僭竊之志終不敢稱帝稱王者
畏黨錮諸賢故也若非黨錮之賢則漢之亡不至於馘帝而當在於冲
質之時也光明教養之效如此西漢之時淮南王欲叛而憚汲黯之忠
不能稔惡人材之培養大關於宗社也領事張順孫曰方今重東宮之
事亦非偶然也然臣見東宮僚屬或有年少之人輔養乃重事須以長
者擇差在 先王之朝皆以年德俱尊者除之 上曰輔養東宮所關
甚重故廣選僚屬而設兼官也以長者除之宜也雖或有年少者銓
曹必擇差而且 有師傅賓客老成人非止二三也順孫曰師傅賓客果非

二三而朝夕侍講者乃僚屬也雖有經筵官

祖宗朝則非徒以文學

之士為之必以輔養君德之人為重

上曰養老

講書中辭也

之事國有其

法故或於闕庭行之而近年以凶荒久不舉行於學宮養老則雖未見然實是盛事也五更三老之事前果以為難也養老於學宮者亦非不

可行也彥光曰養老之事必於學宮者以其講明禮義之處也如此等

事外方皆不為也雖或有行之者率不知行於學宮也同知事尹殷輔

曰三老五更之事及親袒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者雖是帝王美事

今不可為也而學宮乃講明禮義之地養老之禮必行於是則庶有觀

瞻視效之理雖外方亦可行於鄉校也均是行之也則依古禮行於學

宮無乃可乎

上曰如三老五更其人不易得而且無前例為之以難

養老於學宮則非所難也彥光曰安車軟輪親袒割牲等事雖不可為

也於學宮養老之事豈是不可行者乎且光武以桓榮為博士使與明

帝晝夜同處令講論尚書而光武親觀焉其重東宮也如是今東宮學

問非偶然亦可時使講論自

上親見也

上曰東宮待僚屬似過嚴

肅上下阻隔云東宮之於僚屬與君臣之禮異也上下情通可以輔養

也

世宗論難學問之時使文宗親聽實非偶然今東宮之於僚屬

無乃如君臣之禮至於踈隔耶彥光曰上教至當臣為輔德時見之禮貌自至於嚴是乃其勢然也然禮貌不嚴然後情意相通而講論易也古者師傅以朋友待之今也過嚴如君臣之間無情志交孚之意須以和待之有所疑焉則問之然後下亦可以講論情志自相孚矣順孫曰師傅僚屬非如君臣之間以朋友待之可也然自下言之實難彥光曰會講時乃接見師傅而一朔只於十五日會講若是日有故則或於十四日十六日進退為之又兩日皆有故則全廢不行臣意以為不須行於此三日雖他日亦可行也一朔只一度接見而或有故又廢此乃欠事上曰雖某日亦可接見也○憲府啓韓慶勲事不允○壬子御朝講侍講官沈彥光臨文曰古之學者為其傳道故尊師重道今之學者為章句之學而未見尊師之人也領事鄭光弼曰古之儒者尊師重道後之儒者只傳習章句而已以我國事見之昔者年少儒生皆私會讀書今則既不讀書而為師者若微則不肯就學章句之學亦不傳習此弊非偶然也彥光曰武王克商就箕子問洪範及其踐祚又問諸師尚父尚父乃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夫敬與怠義與欲乃帝王之所當體念者故孔子於易以敬以

直內義以於方言之是必以帝王之道無過於敬與義也丹書乃黃帝所作而師尚文以此答武王之問黃帝之道即武王之道武王之道即黃帝之道也歷代帝王之興亡皆由於敬怠二字欽明文思言堯之敬溫恭允塞言舜之敬而無怠無荒者舜之戒於怠也克勤克儉言禹之敬所謂克者乃勉強之意也聖敬日躋湯之敬也微柔懿恭小心翼翼文王之敬也此皆言其不怠之實乃丹書所云不怠之意也周公亦以無逸戒成王所謂無逸者乃勉於敬而戒其怠也後世之人君率皆怠荒而無敬慎之實故喪亡隨之武王年踰八十聞太公陳戒之言惕然恐懼是乃終始無怠也武王大聖人且以創業之主其敬省如是其至及穆王老荒車轍馬迹遍於天下此不敬而怠也晉武帝平吳而驕唐明皇始有開元之治而終致天寶之亂憲宗定淮蔡而驕古今人主孰不欲終始一於敬始勤終怠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伊尹之告太甲曰慎終于始更加留念焉知事金克幅曰九人老則志氣衰耗不能自振武王享年九十三則當此時年可八十五六歲也況以大聖人更無可問之事尊師尚父屈己而問之尚父亦不率爾而對之曰王欲聞之齋矣此使武王重其聽也而武王果即惕然警省太公之欲致

君於無過之地者如此則太公之忠情武王之重道可想於今日往在
世宗朝令模寫丹書受授之事揭之於壁上今者大內尚存與否未之
知也臣之父家嘗有此圖乃書丹書於額此世宗朝模畫云特進官
金克成曰此云殷鑑不遠者謂武王代殷之後也今上亦繼廢朝而
即位每以廢朝之敗為念念茲在茲則與殷鑑一也事無古今更加留
念焉光弼曰人君常常惕慮以敬為主可也殷則賢聖之君六七周則
文武之後無賢君也無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可見殷三宗敬畏無
逸也一念常在於敬終始無間斷可也上旨武王東面而立師尚文
西向而立此武王尊師尚父之禮也今世子與師傅會禮世子西向師
傳東向無尊師重傳之意彥光曰是武王處賓位太公處主位也後世
之禮師傳立西受業人立東此與古之禮異也上顧謂鄭光弼曰近
來銓曹用人之際每言多少頃年以來別試頻數故兩科出身之人以
權知滯積云南行之人猶可陞叙况出身者乎四館之法雖從本館之
薦別無可用之路耶光弼曰四館之真有次第故雖為及第未入實官
則為權知三四年者例也別薦乃祖宗朝所無之法若乏人之時則
猶可為也武科則時時命官試才以優者抄出六人超選用之無妨

文臣則所當依法用之也若別有所可為者該曹自可處置合坐時見
司錄李淑幹狀如武夫問其能射與否左右皆曰年少而能射大抵兩界評
事例皆厭憚故必以如訓導教授之腐儒差遣此甚不當評事設立之
意非徒掌書記之任使年少有武才之人備知邊事以為他日之用如
淑幹者若實能射則可超授評事也然用人之事當自 上斟酌而銓
曹則不可自擅也克幅曰武科出身者今則視古倍多前者以其上疏
限十年加數去官今不可更有所加減也但再中科第而尚未免權知
者亦有之光弼曰文臣重試者皆已去官則再中武科者亦可用也上
曰武科重試人等前日上疏而問于該曹則該曹防啓重試之人果可
用也○聽輪對司僕寺主簿申繼右曰臣長在邊方觀其禦敵之機各
鎮堡所有軍器參差不齊又年歲已久名存實無而夫括其狹不得受
絃雖有不虞之變不能射禦臣意以謂忠清全羅慶尚等道箭竹多產
令其道兵水使各造長片箭各百部歲送于平安咸鏡道各鎮堡限十
年次次改備而其以陳長片箭分給能射人則輕散軍器雖似虛棄然
軍士以此自持而防禦是亦為國事也○憲府啓韓慶勲事不見○下
刑曹囚徒于政院曰戶曹書吏智書學軍資監書吏洪良生等四人稱內

需司進排偽造戶曹關字將米五十石出庫置外而慮其事覺又偽作
關字托以米惡還令入庫云至為驚駭窮推大懲事言于刑曹其關字
辭緣何以為之也其問以啓○五更良方有聲如雷○癸丑聽朝啓
○以智書學偽造關字下于政院曰見此人等事國庫之物詐稱啓下
任意出納此與詐稱傳旨無異其為國賊莫大於此至為駭愕其移義
禁府推鞠明正其罪傳示四方○甲寅御夕講○憲府啓韓慶勳事
不允○日暈○弘文館副提學柳溥等上疏曰臣聞祖己諫高宗之言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格王云者格君心之非正厥事云者正政事之失
君心者萬化之本源政事者君心之發見本源澄澈然後經緯於萬事
者井井然皆得其正不能先格君心欲正萬事者是撓權衡而補輕重
其可得乎自古人臣之進戒於其君者孰不曰正心人君之戒於其
臣者孰不欲正心然而三代以下未聞有一明君誼辟用力於存省積
功於學問自至純粹之地夫學有義利之辨心有公私之分得天理之
正而光明正大者義也公也雜人欲之私而反側偏頗者利也私也其
間相距所爭一髮而善惡之效終至於堯跖之相遠故古人為學皆
先於心上用功察之至密辨之至明而施之於萬事者不期正而正矣

伏見 殿下留神於帝王之學用功悠以然而二十餘年之間著於政
事叢於黜令者多偏私駁雜之政少光明正大之事智不足以燭幾微
仁不足以恤民隱勇不足以割私恩明不足以辨小人臣恐格致誠正
之功有所未至而然也伏願 殿下體乾剛之德篤涵養之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使方寸之間天理惺惺以臻中和位育之極功豈非偉歟
太子君之貳國之本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輔養之方寧容少緩伏
見東宮川冲玉裕學問日就仁孝之誠亶自天成元良之資蔚於人望
然純善之德雖性情得之保導之力須人輔弼宜擇端良以為宮寮薰
陶德性使讀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紬文繹義方資審諭之謹在往古
則以文王之為世子為法在我朝則以 文宗之為世子為法盡三善
弘四術此保養之急務也今夫鄉里匹夫猶知家嗣之重禮秩異於諸
子愛護之教誨之無所不至况國君之養儲乎伏願 殿下務推睿範
勗率以身使其所視效者在於不言不勉之地雖微克茂副德愈光此
一國臣民之福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察幾於微非明
曷以大抵禍亂起於微而成於著救之於微則易為功圖之於著則難
為力灼火燎原蟻穴潰堤可不戒哉事有是非義有輕重定其國論而

只歲月之以形迹之微復有他議欲撓已定之國論豈聖人謹微之意乎寧山君以王室至親屢登奸人之口當初朝廷之處置為宗社大計也乃者欲還職牒降問廟堂在殿下友愛之情可謂至矣然宗社至重斷不可以友愛之私混是非紊輕重也微而不謹則事之不可救者將必有大於此者矣伏願殿下察其幾審其微杜履霜之漸為宗社之圖學校風化之原賢士之關古之聖帝明王能盡教導之方故成人有德少子有造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臨事則不苟避見義則必勇為犯顏諫諍之心施之平日伏羲死直之節效之危難學校所以扶植名教豈偶然哉頃年以來學政大類儒道日毀章甫縫掖之徒散落怠惰以挾冊為羞受數為迂自私其學不赴學庭束書不讀費舍寂然博士罕仕講席虛設此豈無使而然也殿下視學之典橫經之舉間或行之而徒遵古儀無崇儒重道之誠失鼓舞振作之機故積二紀教養之效寥寥無聞銓曹以師教為輕注擬之際略不擇人至有專治術數之人諂附權奸之老側于其中少有氣節者咸唾鄙之誰肯執經俯首師事受業哉噫師友道喪學校政廢未有甚於今之時人心日訛士習日卑談事者擬迹而投足持論者卷舌而同聲無讜直之氣有巧偽之

風清問再降對以不知如貿貿武夫固不足責至以近侍之臣掩非匿
過構飾虛辭欺罔 宸聽而 宸聽信之嗚呼士風之毀一至於此伏
願 殿下崇菁莪之教以興學校革浮詖之習以正士風代天理物莫
急於用人用人之方莫切於辨君子小人之分其責難陳善忠純直諒
者君子也逢迎苟全險隱陰邪者小人也君子進者治之表小人用者
亂之機然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豈非忠言難容而邪說易入
耶願治之主雖有好賢之心植志不固執德不堅或陷於浸潤之譖或
撓於婦寺之說信任未幾遽懷疑忌內實陰擠外示顯用如漢之武帝
知汲黯之忠而任淮陽之遠燭公孫弘之邪而任鼎軸之重用舍顛倒
漢業遂衰可不鑑哉伏見 殿下用人由己去邪勿疑其尊賢望讒可
謂至矣然姻婭撫仕倖門大開闢茸忝竊壤曠屋多危言未必見用正
直士必以容臣等恐群枉之門日以闢直言之路日以塞矣伏願 殿
下明以察之信以任之遠佞邪之黨恢正士之氣使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蠹國之奸不得接跡於清朝有國家者莫不以武備為重安而不逸
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當昇平之日猶以擇將禦侮為急操鍊
士卒整擗軍馬繕城堡鍊器械桑土之戒不容少懈近者籍百千積

累之安訓練久弛不揀邊師類遣非人至於乘障守堡者無非貪饕輸
帛權門拔援買除釋旅收債以肥其己借奉事人以賄其喜鎮堡空虛
兵甲不修甚者交通夷虜冒禁貿物溪壑不填徵科蠲起此人為之語
曰寧作胡家傭莫逢貂皮役甚矣貪風之刻人若是慘也不待此也邊
臣喜功先自構豐曲若在我彼之懷憤固其所也伏願 殿下慎簡邊
帥戒嚴邊備毋長貪風毋開釁隙天人之報捷於影響政疵於下謫見
于上灾變之興實由人召天之譴告豈無其由今當歲首之月白氣貫
日有冠履之異風雪大作有兩虫之灾蓋正月陽月也日者陽也白氣
陰也日邊有白氣此以陰蔽陽也雪陰氣也虫陰物也而虫在雪上以
陰交陰也見現自匿畏陽氣也陰盛陽衰此小人道長之象也天之警
告深且迫矣夫灾有在人之灾有在天之灾白氣虫異在天之灾也都
城之近餓莩相繼在人之灾也未審 殿下宵旰憂勞其亦及此耶伏
願 殿下上畏天灾下恤民隱以誠實之心為消弭之方臣等俱以無
狀待罪經帷目覩時事常恐危亡之禍近在朝夕情激于中不忍泯默
伏願 殿下留神屬傳曰今見上疏正中上下之病况灾變疊見之時
上下益當省念也輔養東宮當今之急務故頃於經筵子已屢言然未

聞規戒之言也寧山君嘗初未及放還之際自下啓而放還其時予未
之先議也若已放還而其收職牒如平人等則勿乖友愛之道故議于
廟堂也學校之類莫甚於此時莫如急擇師儒也在宰相之列者勤勸
子弟使之就學則可也邊臣喜功其罪不小或有事覺而被罪者然莫
若擇邊將也去年凶荒大甚都城之近餓莩相繼予之憂念曷嘗少弛
哉該曹雖欲賑救諱貧而示富者容或有之如此之事已令推覈上下
豈不動念而賑恤哉救荒之事當急速措置該曹以歲後救荒事為節
目予意以為緩也○乙卯傳于政院曰昔於經筵大臣啟曰各道殘弊
郡邑須以侍從臺諫之人差遣庶有蘇復之理不然果棄之也 成宗
朝如金詮奇攢皆自侍從而出云 成宗朝事未詳知也以國朝寶鑑
觀之 祖宗朝有以執義司諫出為守令者時議以為有似見疑直自
臺諫侍從而出果似見貶也頃者以許洽宋謙命差殘邑守令非平遷
降職丁亥年宋謙為高原郡守許洽為安州牧使二人為臺之例乃陞
諫時安嬪家以過制擿毀而有補外之命中外疑之

諸郡守牧使資級不足則特給而遣之而其後侍從臺諫以予為惡之
而如此也今見弘文館上疏雖不的指亦有如此之意二人非自臺諫
侍從而出也已適為他官故欲使蘇復殘邑而遣之也自上特命果為

難也前者令吏曹書啓殘弊州郡而自上特差則物議如是今後依前
例自銓曹擇差不必書啓之意言之可也○大司諫南孝義執義趙宗
敬掌令金鐸沈光彥持平黃憲柳世麟獻納金馮正言金壇祭無斃啓
曰今見弘文館上疏以為談事者擬跡而投足持論者卷舌而同聲無
讜直之氣有巧詐之風此專指臺諫而言之也臣等不能盡其職任在
職未安故敢辭傳曰弘文館非以臺諫為非而言之也泛然言之勿辭
孝義宗敬等再啓曰疏中上論師儒之不擇而下所言如是非泛論也
師儒果有不合之人而兩司未及啓之至為非矣決不可在職請速斷
傳曰弘文館若以臺諫為非則必以師儒有不合者而臺諫不啓云也
今不攻擊而泛然言之其勿辭○三更乾方有氣如火○丙辰傳于政
院曰予觀玉堂之疏其曰學校風化之源失鼓舞振作之機此言至當
予以為拘繫於尋常例事則何能興起乎必有鼓舞振作之方予未知
其要欲為特舉則亦有物論設去冬上欲為在館學儒生可勸學節目非
不詳盡而師儒之擇不擇在於銓曹彼云專治術數之人諂附權奸之
老子未詳知其某人也如有如此之人銓曹須速改正務選治經術有
文學可以教導之士俾授師儒之職言于政廳可也○大司諫南孝義

義趙宗敬等啓曰臺諫所誤之事多矣不可在職請辭憲府別啓曰
近侍之臣掩罪匿過構飾虛辭欺誑宸聽者此乃前承旨許寬事司

中論執不竟卷舌云者專指此事尤不可在職也傳曰勿辭孝義宗敬

等累辭不允○成均館同知事曹繼商尹倬啓曰弘文館上疏以為費

舍寂然博士罕仕講席虛設臣受學校之任不能盡其職任故物論如

是在職未安請辭答以勿辭史臣曰倬頗精經學自典籍至大司成幾

二十餘年長在學官以教誨為己任稍有成效云傳于政院曰學校風

化之源師儒所當擇差而今同知等以上疏之語辭避不可以此適也

然弘文館以為費舍寂然博士罕仕講席虛設而予若以例事聞之則

是無重學校之意成均館同知以下並令推之○四更乾方有氣如火

○吏曹啓曰專治術數之人諂附權奸之老此必指司成金垈直講姜

胤而言之也金垈為陰陽之事姜胤自儒生時交結仁士洪此二人請

改正傳曰依啓○以尹殷輔為兵曹判書○丁巳大司諫南孝義執義

趙宗敬等累辭不允○御及講上願謂侍讀官金致雲等曰近日臺

諫以弘文館上疏累日辭之以以疏意逼於臺諫也弘文館若實攻擊則

固當辭之不然則不必強辭致雲曰士習卑至於近侍之臣亦有下直

啓之事故疏陳此弊而文字語勢自邇逼於臺諫實非攻擊也 上曰

予意果如是致雲曰若實攻擊則何必隱然言之○平安道兵使曹閏

孫馳啓曰月二十日曉北烟臺軍奔告曰山羊會堡古烟臺有火光必

是賊變虞候及助防將等率軍馳到山羊會堡則城南門及西邊閭闔

五六家為賊火所焚而彼賊分二道還去賊人多少不得揣知而若率

爾追擊則慮有設伏誘引之術徐觀賊變措置○戊午分遣御史于各

道察守令賑恤以直提學沈彥光往京畿宗簿寺正姜顯往忠清道弼

善趙仁奎往黃海道自內封授抽柱州縣而此三道失農尤甚命之曰勿見所

經各官及他事只察賑恤措置可也○大司諫南孝義執義趙宗敬等

啓曰弘文館雖如彼啓之而疏內分明書之非指言臺諫而誰哉請速

斷傳曰弘文館既曰非攻擊也以何故而適之也孝義宗敬等累辭不

允○御夕講○大司諫南孝義獨啓曰司憲府全數及諫院獻納以下

欲就職而臣議獨異不可就職請適臣職執義趙宗敬掌令金鐸沈光

彥持平黃憲柳世麟獻納金馮正言金豐蔡無斃啓曰累日辭避而

上教丁寧煩續啓達未安故當退去以待物論傳于南孝義曰雖至一

年辭避不可適也孝義啓曰今己角立雖欲就職諸臺諫豈相容乎請

命適之傳曰他臺諫亦非就職待物論云臺諫就職後啓之可也○日
暈冠○己未傳于政院曰執義獻納等皆曰當待物論而退去大司諫
則獨以為意異角立辭之何以為之耶其速收議于三公○傳于政院
曰邊方之事不可只委於兵曹備邊司而已豈可使大臣邈然不知也
頃見平安道監司啓本則非但山羊會斬賊乃虛事也江界斬賊所聞
不實云邊將至為非矣實是虛事則非徒欺罔朝廷喜功生事益構邊
釁事甚重大徃在 成宗朝許混以虛事欺罔朝廷事覺坐罪今者之
事亦類於此故已令敬差官推之但其事干則敬差官在彼而推之猶
可山羊會江界等處將帥則不可令敬差官推之其令禁府拿來以示
國威果非虛則已若不實則繩以重罪臬示邊方其議諸三公○領議政
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衍議臺諫既將就職則大司諫不可獨避
以三公議下于政院曰其示大司諫使依他就職可也○憲府啓韓慶勳
事不允○大司諫南孝義啓曰臣若可就職則當初豈不就職乎臣議
既異決不可就職必有物論傳曰知道○平安道節度使曾閏孫以賊
人遺棄弓矢箭上送 命下該曹山羊會作賊時我軍追之不及只拾所遺弓矢而還○領議政
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衍議邊將喜功開釁事甚重大不可委

諸敬差官令禁府拿推上教允當但山羊會事推問李敬智則可知
虛實江界之事李苞監書狀只稱所聞不實無有證據待敬差官推其
事干的知罪之所在然後拿來推考恐為未晚傳曰大臣之議大槩與
予意相同然果不推事干而邊將為先拿來則軍情搖動待事干畢推
後推其邊將可也○傳于政院曰山羊會江界斬獲不實事欲推之議
干大臣則大臣皆以為可推而李將獨曰不推事干而拿推邊將則軍
情搖動故山羊會及江界斬獲不實邊將令囚禁推之而其某為不實
之意下書于任權使之急速馳啓後又見平安道邊報啓本邊將先自
開釁故彼人等欲報仇如是其作賊也邊將皆方赴戰之人若盡推之
則非徒防禦虛疎軍情亦必搖動也且云相戰射中邊將亦必有功過
相準者邊事寢息而後推之何如曹閏孫有所失故朝廷及臺諫共論
罷之而閏孫不知已罷故至啓本如是若聞已罷則必不治事無主將
而防禦亦難李思鈞未料在交代之間使閏孫留防何如平安道觀察
使乃有武才文臣而又以李思鈞為節度使是乃朝廷物議及兵曹之意
也李思鈞果合於邊將然都元帥則雖無搏雞之才者可以為之而
副元帥則必以武臣為之可也監司則文臣可為也兵使須以武臣為

之然後下人亦有所恃予意非欲適其李思鈞監司兵使皆文臣而邊
事不絕故言之耳李思鈞須催促上來到京二三日內使教程此亦何
如政府及兵曹備邊司明日會宿廳議啓了也湯站邊事差批並示以
議之任權處下書及平安道邊報啓本亦并示之可也○全羅道樂安
寶城興陽地震○庚申日暈○御朝講掌令金鐸啓韓慶勳事不允正
言金臺啓曰近有數適之弊國事以之虛踈戶曹今有猥濫之事智學書事
也是亦官員不能詳察而然也文書偽造大事在於一字之改書以一
百石改一千石以一千石改一萬石則其所改者雖一字而所關至為
重大老吏之用術皆在於官員遞代新舊之間也戶曹之事亦安知不
由於官員之適代乎六曹乃國之重地故一國之事三公六卿專治之
則其待六曹不可不尊重矣故前者郎官雖文士必擇差而南行則不
得為之今則銓曹注擬之時必以南行為首望文臣居亦南行果有幹
能有名望者則雖如是可也未聞賢能卓異而又非職次相當者皆擬
望於文士之先恐待文臣之路狹而非勸勉後進之道也待文臣之路
皆以南行充差則非徒有妨於國政後日之弊亦必不小須自上留
念焉領事李荇曰武班之人或遭喪或見罷則雖終制或命叙若不得

實官則例不從仕于京有武才者多坐老子外方也文臣則雖罷職除
學官得以食祿武班之人若一作散無緣食祿雖不得皆除實職當如
文臣之學官食祿使皆聚於京用之於他日可也訓鍊院習讀官雖不
可加設別爲屬處罷職之人皆令食祿何如且年老之人以不能治事
一朝棄之至爲未便且宰相七十則例爲致仕自 上特命行之堂
下官則雖年老不得致仕故若不能從仕則自爾退去年踰七十之人
特命除老職則其必感恩矣如此恩數之事自下難以擅啓然老者安
之請自 上特施恩典 上曰有武才之人必在京然後脫有緩急可
以用之屬於習讀之類使之食祿果當年老之人不當棄之然老職則
必年過八十然後可以爲之七十則前無老職之例付諸軍職使不失
祿可也○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左贊成金克愐右
贊成金克成兵曹判書尹啟輔知中樞府事安潤德左參贊趙元紀知
中樞府事韓亨允右參贊韓效元戶曹判書申公濟清溪君鄭允謙清
城君沈順徑漢城府右尹黃琛兵曹參判柳灌參議南世雄參知元繼
榮以平安道邊將等處置事會議光弼沈貞李荇克愐克成議山羊會
江界等事敬差官依前持去事目則不至騷擾今不必下書更諭曹閭

孫已罷雖令留防恐難專制今更下諭監司新兵使未赴任前巡行邊境申勅將士勿令違誤李思鈞可堪節制既已委任不宜更有他議使之速赴措置何如殷輔濶德順徑黃琛柳灌世雄繼蔡議邊將等斬獲不實事狀已遣京官推覈不可中止但方今虜騎充斥邊將囚推非徒軍情騷動防備亦必疎虞姑待冰解賊退推之未晚曹閏孫已罷雖責令留防威令不行事體亦乖矣且以文臣為節度使在平時則猶之可也今方有邊警而監司兵使並以文臣差遣有違事機上教允當但李思鈞受任已久今不可更議刻日交遣何如元紀亨允效元公濟允謙議山羊會江界斬獲事議論紛紛不可不畢推以解群疑且事變寢息遲速難必若待其寢息而推之則恐似緩也但令敬差官急速推考其中不緊者隨即放送以實防禦何如曹閏孫既已罷職雖令留防非徒號令不行事體亦恐有妨且在平時則雖遣文臣為節度使猶可也今方虜騎充斥變在朝夕差遣文臣恐非其時武臣中擇備諳邊事者刻日督送似為便當傳曰今觀僉議大槩則同故落點于三公之議也儒將博古通今在平時則其於措置之事必無遺策第慮彼賊衝東擊西之時軍卒之時以為防禦不如武將故議之耳非以李思鈞為不合

而欲適之也且曹閔孫當初朝廷共議再除平安兵使而今以一時之事罷之終始推之則自有其律矣大臣及臺諫皆以為當罷故從衆議而罷之在當今之時其愈於李思鈞曹閔孫者不知有幾人耶李思鈞催促赴任可也○上御宣政殿引見平安道節度使李思鈞上謂思鈞曰江界山羊會斬賊不實事今方推之其虛實時未知之也邊將等要功生事使邊鄙不靜至為非也曹閔孫多有所失故朝廷共議罷職若聞其罷必即上來急速發行可也李思鈞曰二三日內發行有傳教軍官等如未及治裝臣當先發行臣以儒生以為侍從而今已年老恐不能堪任也臣則只遵朝廷之成筭軍卒則當從臣之節制謹當戮力盡瘁也且六鎮城底彼人若結怨憤殺則其禍慘酷甚於三浦之倭矣若得其心則皆順服來告虜情如此則猶可以禦之南道及平安道則出入竊發而防禦處甚多禦之甚難也當其夏節則雖以為無事草木之中乘隙竊發則尤難於冬時也前者李長坤為平安道兵使時彼人等設計作賊將診水之際我國之人捕獲則詐稱釣魚沐浴即還放之殿後聞之適雨水漲溢彼人多溺死不得作賊今乘者皮船稱釣魚者亦安知非將為作賊而窺覘虛實者也兇謀詐計不可取信上曰平

安道軍卒頃因瘧疫死亡居半而勇健之人殆盡雖以京中軍卒赴防豈得如土兵乎思鈞曰南方騎兵雖彌驍勇壯健者不能如土兵之步者自驅逐及癘疫之後非但軍卒盡死馬兵亦無三四年間豈能盡充其死亡之數哉以是軍卒之數專不如曩時此道之人對敵相戰之時雖非騎兵佩貼个方言上下山坡不計險阻而追逐也箭竹魚膠等物每年下送戰卒之所切者無如此物當試其才差等分給則可以結士卒之歡心也箭竹魚膠敢請賫去 上曰箭竹魚膠可依啓也思鈞曰臣意以為道內守令不可使為助防將也李邕亦不欲以守令為助防將此計得矣如梓川縣監為助防將則果川縣監可為兼官也此道則不然各官守令並令助防故隣無兼官各官之事至為虛踈欲禦未見之賊而曠廢民事其弊不貲且別軍官皆非有才者只以內禁衛取才矢數不足者及計仕食祿者徒充其數數則雖多無補於國家空費軍糧而已請公兵曹精選有才者入送何如然則數雖不多其於國家之用不為無益史臣曰朝廷以平安道方有邊釁故以忠清道觀察使李思鈞特授思鈞頗曉弓馬氣象豁達不拘小節似類武夫然性本踈宕對敵臨機恐無節制之才○憲府啓韓慶勳事不允○大司諫南孝義

請辭不允○傳于政院曰兵使拜辭之時則例以弓佩筒介賜之矣前

者巡邊使疏許發行時帶行軍官并給弓佩筒介李思鈞拜辭時依此例

并給事言于弓房○傳于政院曰平安道兵使李思鈞其賜衣服○庚

申大司諫南孝義啓曰臣承之屢為臺諫敗則須同敗可也臣為長官

而同僚之議異於臣而同於憲府臣豈可自以為長官而苟且就職乎傳

曰依他就職使他臺諫安之○御文講○憲府啓韓慶勳事又啓曰大

護軍申玉衡拿來時不畏國法中路遲留李在義州時監司李牧使璠處

亦公然謁見無敬畏 君命之意其拿來書吏既命以禁府推之至衡

請並令推鞫申玉衡事依啓餘不允○諫院啓曰兩司皆就職而大司

諫南孝義今日啓曰一司之負敗則當同敗而同僚之議論不與上官

同而與憲府同云臣等之在職亦難臺諫為國事雖是非不同當各持

已意而孝義以為不與同者臣等未知也然既如是言之在職未安

命勿辭

二月辛酉朔下義禁府公事曰智書學洪良生等軍資監米五十皆已

承服但推前後所犯而今猶刑訊若死於杖下則不得明正其罪其罪

律問之以啓回啓曰問諸律官則智書學乃詐傳詔旨者當被極罪洪

良生以隨從論之則罪不至死○以禁府智書學等推案下于政院曰一
 人俱勿加刑以已服之辭照律○大司諫南孝義以弘文館上疏語逼
 臺諫累日辭避又與同僚異辭至是逆之史臣曰弘文館二十三日之
 疏隱然論臺諫不効金憲胤之事以為卷舌而同聲云故臺諫累日辭
 避後兩司皆就職孝義獨固辭語勢似譏同僚之已就職者臺等因是
 啓端焉士林疑孝義畏勢不欲論憲胤事獨固辭故弘文館上劉子効
 之然被論臺諫覲然就職亦無彈効之事而孝義以固辭見逆時議及
 譏就職者○臺諫啓前事不允○癸亥 御朝講檢討官金義貞曰臣
 聞平安道邊將等事至為駭愕只令敬差官權推之似輕釣魚人斬獲
 事狀的實無疑兵使曹閔孫當初雖不知虛實及其道內喧播非不知
 也欲掩過免罪乃為待罪書狀又欲推其言根尤非也捕獲無罪漁獵
 之人慮其生事啓請助防將而助防將則分防于諸鎮閔孫則退居他
 處尤為不當近來武略不競山羊會焚蕩之時彼人等如入無人之境
 而無一人救之者若令助防將等預為措置防禦則必無此患矣及其
 焚蕩之後又未聞尋蹤追擊之事可謂邊將有其人乎閔孫各別拿推
 為當此事緊關須嚴明推覈毋使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橫罹然後邊民

必以為快 上曰所言果當若真虛事至為駭愕事于不可盡致而推之故不得已令敬差官推之欲拿推邊將而議于大臣則以為不可邊將果若一時拿來則邊情必搖動也今敬差官大槩推之後推問兵使可也領事張順孫曰 上教至當前者聞曹漢孫之言車猷桂以常江皆人皆驍勇之人問其虜情則曰部落盛則示其強部落小則示其弱乘者皮船稱釣魚者其計則皆欲襲獲農民而若見我國之人則投夫石於林莽而詎稱釣魚甚為狡黠云山羊會焚蕩之後不為追討之事罪在邊將失其措置也邊將事待敬差官畢推後知事之根源及罪之所在然後當罪之只以一時所聞不詳覈虛實直以捕獲魚獵人之罪罪之則彼人等必以為朝鮮邊將以捕獲魚獵人之事被罪今雖詐稱魚獵必不得捕獲云則不無乘間竊發之弊知事洪淑曰此事所刑重大不可不推然後罪之也彼人等聞邊將以捕漁獵人被罪則必詐稱釣魚窺覘作賊者無所畏戢我國邊將亦懲於此事雖有入寇者慮其漁獵之人恐坐視而不討也 上曰待其邊將等畢推若誠喜功生事則明正其罪可也此事甚關待敬差官推考罪之何晚○上引見平安道節度使李思鈞于宣政殿 上曰今聞侍從之言平安道之事所當推覈

山羊會焚蕩之時助防將亦多赴防則當預先措置以備不虞使無如此之事可也及其賊退又不尋蹤追捕此兵使不能措置故也思鈞曰兵使之任只防禦而已臣當赴任後可以規畫處置在此不可必言其所處之事也彼人乘其不意焚蕩空堡必欲虛張聲勢也然我國則固當待之以賊不可忽也但慮彼人以此為誘引我軍之術而不無伏丘於中路亦難輕動大抵我國有聲息之時則過於騷動在平時則恬不為戒鄭兄謙時生變之事允謙為兵使時滿浦僉使沈思遠見殺亦扭於晏然故也雖在

平時不可視為無事 上曰追擊之事不可一槩言也果不無誘引我

軍之術也思鈞曰如十里許則可以知道路委曲彼人謀欲誘引與我國兵遇戰佯敗則我軍喜乘其弱追入道路艱險之地彼以伏兵要截則我軍雖萬兵必盡殲於彼二三人之手其為變患甚大此亦不可不慮且前者斥候必有深遠自閭延茂昌構豐之後不得深入且近來邊將等過於自縮無振起之意彼人雖實釣魚彼地亦有水不須越入我境也若入我境雖不即罪之乃示嚴威勅之曰爾境有水不可來此釣魚後若更來亦當不饒云則安敢入我境乎彼人初雖以釣魚來及見人孤弱而必擄去所當嚴絕使不得來漁可也 上曰近來軍令解弛故

將雖令之士卒不從平時必嚴峻然後他日臨陣之際可以用武思鈞
曰臣迂儒不知將卒之事在今時邊將等豈不知嚴峻之可為畏其物
議不能展布其志爾以頃者事觀之田霖黃衡非豺狼之人豈以刻薄
為尚其計則必以在平時須嚴明號令然後他日矢石之間可以驅迫
故也當今之號稱武夫者皆以儒雅為志允衣冠服飾一如儒者此無
他計其後日之事欲得慈祥之名而不喜為武夫禦侮之才此弊恐難
卒變也大凡號令嚴明然後臨陣接兵之時以必死為期當盡其力矣
彼人等常時奔告曰某衛彼人屯聚于某鎮欲作賊于水上水下云此
言雖不可不信不可以此輕為騷動固當鎮靜申勅而已至意以為細
瑣之事不可一一馳報朝議亦如是也如不緊之事紛擾馳啟則非徒
驛路有弊於事亦似煩瀆但小事或終至於大則當其生事之時恐以
不先馳啟為咎故尋常邊報一一馳啟臣意以為變患之生在於一日
奄忽之間隣鎮尚不能救况馳報於京師而可及救乎往復之間已決
成敗不須煩數馳啟而常時勉勵防備而已○臺諫啟前事憲府啟今
年凶荒中外人民餓殍相望此正百事皆廢之時也聞王子駙馬三家
材木各以軍人百名輸轉今已流下之材木不得已輸轉矣又以懿惠

公主家修理事啟請軍人五百名自今朔始役如此凶荒之歲使飢餓百姓不可忍董土木之役請命停罷皆不見○以金麟係為司諫院

大司諫○甲子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見○弘文館副提學柳溥

等上劄曰頃者以人心日訛士習日卑疏陳時習之病此泛論耳意在

臺諫也如或指斥臺諫則咫尺清問其不以實對乎臺諫雖以為語

勢逼已累日固辭知臣等之意本不指臺諫乃就其職是固當然兄合

事體南孝義忝竊諫長妄執已見欲同僚之苟從不顧公論之所在自

守頗僻之意而煩猥獨辭必遂其計而後已豈徒其心之執拗哉以適

免為得計誠如殿下所教必欲自退也使孝義遇事敢言而同僚不

從其議則其獨立宜矣反是則是獨率妄意也非獨立也既知公論之

不逼於已而猶且固執必欲適免以啓士習相疑之端將來之弊可勝

言哉伏願殿下明燭是非以示好惡以杜後弊幸甚傳于政院曰見

弘文館劄字議論至當南孝義妄執已見不顧公論辭免之時以為下

官不從己意云予亦非之也如欲示其好惡則孝義罷職可也○乙丑傳

于政院曰戶曹書吏智書學詎稱政院甘結軍資監米五十石軍器

寺銅鐵一百五十斤鐵鐵五十斤闕字偽造盜用之事一一承服禁府

以斬待時照律待時決罪非不可也然非常之罪亦當以非常之律照
律 祖宗朝禁府死囚無詳覆之事近有正論皆令啓覆此人君為囚
求生道之羨事然此人必待秋分處決則不無因病致死或越獄以逃
或致自死之弊當亟示國典矣詳覆則在所當為而決罪不可不速近
來人心巧詐不畏國法錢穀各司泛濫之事非特此吏故欲明示國典
以祛其弊其議于三公且沙器燔造白粘土前者或於沙峴或於忠清
道取用今則又於楊根地掘取而司饗院年年以當領水軍啓請則兵
曹每以無軍人啓之古者沙器匠果多而今則為半逃亡當領水軍雖
不能多定以五十餘名為恆式定給事并議之○政院以金文孫照律
公事入啓文孫軍器寺書吏告
智書學監鐵事者又以禁府堂上意啓曰金文孫雖始與
智書學同謀若輸情直招則以首告之功罪可全釋雖一端若隱諱而
後現則其罪亦當杖一百流三千里而文孫不直納招故以死罪照律
傳曰文孫之罪果重然直以律罪之則後無進告之人以進告之功減
死可也○政院啓曰前者大祭致齋則刑殺文書例不啓之而大臣啓
曰五禮儀註以為攝行則 殿下無齋儀今有重罪當刑訊者其刑訊
乎前所不為之事故敢稟傳曰前者果不啓之今則依五禮儀註為之

耳刑訊事自該司為之不必止之○臺諫啓前事不允○領議政鄭光弼議大抵讞獄其待時不待時明在律文雖重罪其奏覆必至再三無汲汲行罰之例智書學雖罪重依舊例處決似當左議政李紱議詳覆之事乃為囚求生道而待時之法亦所以順時令也皆是良法美意不可以一人之故輕有變改沈貞議我國三面邊海前者常被倭寇之患祖宗朝設立水軍之意甚為緊重近因昇平日以允有役事常以當領水軍抄定以紓煙戶民力而水軍苦役倍重逋亡者居半投屬他役者數多防禦海寇等事日至踈虞臣常憂念今又於沙器所恒為定式則非徒有乖設立水軍之意脫有海寇以何軍卒應變乎不得已抄用則依兵曹啓目限朔定送似為無妨光弼李紱議亦同傳曰知道○丙寅御夕講○臺諫啓前事諫院啓平安道評事李叔幹以九品官超陞六品之職雖小有武才無過人之才而超擢如此官爵猥濫請改正皆不允○以金文孫推案下于政院曰觀文孫所犯以全科罪之可也然以進告之故特減死罪杖一百黥左臂勿令全家徙邊○丁卯 劄錄講侍講官沈彥光曰臣於京畿摘奸時見之陽城振威民間家無一升之穀其蓄稼實者亦鮮道途之人面皆菜色人皆以採菜散于中野而

時節尚早粟亦不生須使守令抄飢民計口賑救可也坡州民間或有
穀至一石者亦有累斗者雖非振威陽城之比大槩一槩也且良才樂
生等驛乃南道大路也迎曙碧蹄則西方大路也而人殘馬乏米穀俱
絕馬不得飼人不能行須別加措置可以蘇復聞諸驛子各官守令私
出入與承差時隨陪下人皆乘駟馬云古者雖承差守令若三月程內
則使不得騎也此法廢已久令監司申明檢察可也非徒京畿八道皆
然請下諭各道監司令祛此弊何如 上曰蘇復驛路事有司可察而
為之彦光曰良才迎曙重林桃源四驛察訪未得常居其驛長在于京
以驛馬留京乘之在京私出入乘私馬有何不可京畿監司都事在京
仕衙時亦乘駟馬巡行則乘駟馬在京則乘私馬可也雖不可為恆式
限蘇復間為之可也驛馬極貴價不下十五六同多至二十同騎行不
計其重而一馳盡疲更不得騎也驛子寬闊曷有紀極特進官柳灌曰
良才樂生殘弊尤甚欲使蘇復而以入居為公事則新來之人不得安
接未以而皆逃散以入居望其蘇復難矣以驛無馬故使命之人亦或
留滯各道進上積滯五六日不得輪轉男女負戴連絡道路其艱苦如
此故反正後一應使命外私行不許乘駟其後弘文館官負及臺諫受

由時還許乘駟視公行減一匹然豈如法行之其往來之際朋友奴僕
數多率行而公行又往來不絕驛路殘弊職此之由蘇復間勿給受由
之行則驛路庶得蘇息觀親之時自 上優待特給驛馬親親後在鄉
遊觀之際以駟馬置諸家而騎行公然出先文於各官無處不行以法
論之此亦濫騎請一切禁斷特進官金謹思曰以進上輸轉驛路殘弊
如咸鏡江原兩道則已水路可通處以站船輸轉何如黃海忠清慶尚
等道則水路甚便而國無恒規監司不得擅便為之故敢啓 上曰蘇
復雖難然當革其弊庶幾蘇復○臺諫啓前事鄭之河公主家停役事
依允餘不允○以之講請宰及侍從建白事條列下于政院曰以此條
件一一舉行之意磨鍊以啓一飢饉之民計口置簿一應救荒事依事
目檢舉守令如有不能奉行者推考啓聞事忠清黃海京畿監司處下
諭事一驛路蘇復間二品以上外允私行不給驛馬事一京畿監司都
事巡行時及各官守令承差時外勿許乘駟事一薦新進上生物外乾
魚物以水路輸轉事一差使負察訪等及各道軍官等私出入時勿許
乘駟事一雖承差守令三月程外毋得乘駟事○日暈兩珥○對馬島
主宗盛長佾送皮古沙也文來朝○戊辰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

先憲府啓軍器寺書負金文孫當初與智書學同謀偽造關字盜用銅
鑼鐵及其智書學前後所犯推鞠時自知終不能掩覆而發告非自首
之例而自上減死請依前照律定罪前惠山僉使金克達以官物買
牛交通彼人潛買貂皮匹段等物而其事干皆已承服其軍官士兵則
結案取招而克達則以公罪論斷非徒刑政顛例邊氓亦皆痛憤軍官
金敬孫等時方刑訊今不可以免放棄之請依前兵曹受教窮推定罪
明示國典大護軍申玉衡當初拿來時在方山遲留而又從枉道見監
司等至為非矣及下詔獄質問李益事時詳問斬獲不實之事而不即
直達尤為非矣特命只贖甚為未便請依律定罪傳曰金文孫罪與智
書學有差故命減死今啓果當其依初律定罪非金克達事通事士兵交
通彼人買賣皮物而克達為僉使時欲捕而其人等逃躲故不得捕也
及敬差官推考時其逃躲者族人等訴于敬差官以此推及克達而克
達受刑十五餘次茲明此事初出於族黨之言而不出於公言情有可
恕者故議于大臣以相當律罪之也且金敬孫等及事干推訊事曾與
大臣議定而且已經年今若更推則於事體何如申玉衡事被拿出來
時不由直路以此推問則禁府書吏適患病而玉衡亦得病故不即上

來云且自方山出來時其間雖有徑路而以生賊人往來處故有疊入防

塞疊入其居民防塞其道路之事禁府堂上亦嘗言之然則徑由義州亦出於不

得已也故斟酌罪之今不可更改○傳于政院曰金克達公事予嘗備

細見之則情似可恕而今者臺官之啓非徒為克達以邊事為重而

啓之耳令更推鞠可乎已決定經年今更推鞠則於事體何如其更

推當否問于大臣以啓○己已 聽啓覆承旨仁樞啓典獄署囚宗簿

寺自隸孫永根樂生驛徒役人三度逃來以斬待時照律初覆 上曰

此何如領事李惟清曰於法無疑左右曰樂生去京甚近必以取糧來

矣其情可恕 上曰樂生乃近驛其情如是然三度逃來今若輕論徒

役之人不無效此逃還也獻納金馮曰此人以假稱兵曹使令恐嚇軍士

之罪乃被此罪其初之事亦不至甚也侍讀官尹豐亨曰法雖如是然

酌情法可也 上曰後雖有逃亡者其罪必有輕重大抵當為囚求

生道也少有生道減死為當○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

符議啓曰臣等初因傳教觀克達毋上書以為出於匿名書而刑問

至於十五次故對以依 上教以不能檢舉罪之為當今若克達得免

而他人代受其罪則果如憲府所啓不可不究治又啓曰南孝義前

者辭免支離故有上下問時臣等以不必辭免之意啓之弘文館劄子以
為必欲適免啓士林相疑之端云臣等未知其意大抵人之所見各異
辭免之遲速亦不必同也以此罷之則恐後有苟同之弊允臺諫左遷
以示其非之之意至於罷職則何如非為一孝義恐有後弊傳曰克達
事當初議于大臣故予不能獨斷今又議諸大臣而大臣議如是當更
推也允臺諫辭職之時遲速雖不同或一司或兩司全數辭之未聞一
人獨立辭之也弘文館以為開士林相疑之端云者他臺諫知弘文館
之意皆已就職而孝義獨立辭之人不知其是非此開士林相疑之端
也大臣以為若能孝義則恐有苟同之弊予意孝義以為下官不從上
官之言此乃苟同之弊臺諫若以言事罷職則有妨言路云可也臺諫
不顧公論而大失事體則不罷何為近來臺諫雖有大失事體者朝廷
不明示是非故今此罷職亦以為恠焉孝義獨立之辭非詭激而何一
開此風必以無實事而皆尚詭異弘文館之論不非也孝義得責於公
論若示其好惡則不可不罷○傳于政院曰今見平安道觀察使李苞
書狀所啓之言至當是月二十一日彼人等焚火于山羊曾而至二十
九日率軍入征圍其初面部落彼豈坐待其死亦當叢軍拒之矣我國

邊將欲免其罪賊退後第九日斬獲初面老弱至為甚也所獲若真賊

黨則誠可喜也此則邊將徒開邊釁之爭也以今書狀令兵曹與備

邊司及三公速議以啓且斬獲首級令主書依前例者審後埋瘞奪取

之物令下該司可也李苞書狀曰審察所斬賊首此非逆戰之虜皆老

但首謀作賊人則不得攻討只殺略近處殘弱二十餘家未足為武

又狀曰正月二十一日彼賊焚蕩山羊會堡城門及民家方好義等即

率軍追擊或戰或追射賊入馬奪其弓矢因日沒雨雪不得窮追而據

兵曹倫遠司同議關及兵使移關本月二十九日更發軍云賊入焚蕩

空堡不得其利則他鎮堡竊發是日發軍入征則須格稟精擇軍馬嚴示

防禦之策也况賊退後二十九日發軍入征則須格稟精擇軍馬嚴示

威也如義等非狂為困疲軍馬微倖成功輕易入討未能捕獲正賊而

殺掠無罪又生一怨邊釁不絕恐非生民之福也奸義等不堅壁同守

以逸待勞而輕易入一怨邊釁不絕恐非生民之福也奸義等不堅壁同守

征要功塞外請推考 ○臺諫啓前事不見 ○慶尚道金海府有女一產

三子 ○庚午 御朝講知事金克幅曰今之追擊不可謂無名之舉李

長坤前為平安道評事時彼人作賊于義州而徑還方山長坤即抄出

精兵欲尋蹤進擊到一初面部落雖知非作賊之人業已發軍不可進

退故不得已相戰捕斬數三級其時以捕獲無罪彼人為非而長坤亦

自以為過誤也彼人來言于滿浦曰其部落不怨朝鮮深怨作賊之彼

人其後數三年間義州以下無作賊之事以此觀之今之入征似非

無名之舉也 上曰一時雖有如此事不可以此捕獲無罪之彼人也

持平黃憲曰以捕獲釣魚人事兩司共議欲拿推兵使第慮其彼人憑藉釣魚不無窺覘虛實之弊而又拿來邊將則邊情必搖動故只以罷職啓之今此邊將等必知朝廷之意不以山羊會事爲是而又不得捕獲作賊之虞恐將得罪於朝廷謀欲贖罪稱其追捕而如是入征若誠追捕則當整齊軍馬即時追擊可也至八九月後與兵入征至爲非也請與朝廷共議拿推 上曰不知虛實而拿推方面之人似不當矣今此事更無可疑當速拿推以示朝廷之意大司諫金麟孫與黃憲論前事不允○臺諫啓前事諫院啓見平安道監司前後狀啓則邊將喜功開釁之事今已見著方好義柳尚齡等請速拿推以示朝廷驚動之意其所斬獲小童女人非追擊犯境者入於初面入征小屯而不啓朝廷不有主將徑自入征要功塞外以開邊釁至爲駭愕前者山羊會榛坡斬獲不實事乃主將所誤之事而朝廷稽緩處置故連有如此要功生事之人曹閔孫請並拿推以宰相之人聞其罷職則即當上來而至今不來亦爲非矣申玉衡方好義柳尚齡事依啓餘不允○辛未備邊司堂上金克成安潤德韓亨允申公濟黃琛兵曹判書尹殷輔參議南世雄叅知元繼蔡啓曰平安監司書狀以爲方好義牒呈內節度使據備

邊司關二云臣等考閱前後少事作賊時令掩襲追擊之關則有之無
入征公事然則稱備邊司關子云者乃虛事也然方好義柳尚齡非擅
便入征以節度使約束如是云節度使約束若實則好義尚齡安得不
從其令乎斬獲老弱果誤矣入征則似非其罪也今江冰未解賊變可
畏而好義尚齡拿來則邊情騷擾防備虛疎曹閏孫既命拿來須先
問閏孫入征之事如非主將之令推好義尚齡何如傳曰好義等入討
非主將之令也曹閏孫雖據兵曹備邊司之闕移文于好義等然其關
以為謹慎探候見機復進隨便處置云此非親見賊變而督令入征也
特選授約束如是也二十一日山羊會焚蕩作賊時不能登時追
捕及賊退後至二十九日乃敢入征斬獲老弱此豈閏孫之令乎予見
書狀至為驚駭臺諫必見書狀而以不啓朝廷不稟主將論啓故好義尚
齡今拿推耳○禮曹判書俞汝霖參判洪京霖參議韓承貞啓曰大刺温
丐知介斜老等乃深處野人非城底彼人之類去乙酉年上來時考其
官教年歲錯誤且有奸偽奪其中樞官教而降授司猛近者斜老等三
人又來而一人以病不來本曹饋享時斜老等曰乙酉年被奪官教之
人哭泣下去欲盡力得功謀還受中樞官教適聞王山赤下擄去高山

里之人以牛馬相換刷還故今不來也且考之則不持司猛官教而來使通事謂之曰須納司猛官教然後可議於朝廷則答曰若還納司猛官教必從前官教之職仍除卑職故不持來也然必納司猛官教然後可授中樞云則彼不得更有辭也但邊鄙有事若截然不許則恐因此生怨也考閱諸野人上來者官教則又多有錯誤不足取信而深處可知今非城底野人之比此非本曹擅便請問于大臣何如且非但此人城底人官教被奪者亦多若今還授此人則城底人又紛然來訴矣此亦何如傳曰以此意報政府○臺諫啓前事不允○以宋純為司憲府持平令致雲為弘文館副校理○壬申 受朝祭○御朝講正言金臺曰南孝義令 命罷之彼之所失只偏執而已聖明之世以臺諫被罪在當今之時則孝義之所失及 上意昭然皆知之矣至後世但聞以辭免被罪云則恐有人議當初孝義獨立固辭之時自 上雖知其非猶勉令就職其待之優容至矣及其弘文館劉子後乃 命罷之是不私好惡也以弘文館之公論罷之則其待孝義之事出於公故初不啓之也弘文館只啓孝義所失其意豈在於罪孝義哉後世若曰弘文館駁臺諫則其弊反為不少 上曰待臺諫之事果如所啟予亦當為非

欲罪之弘文館劄子曰以示好惡以杜後弊云予意以為弘文館非駁
擊人物之地雖不顯然彈論其意未嘗不在於欲罷故今罷之耳弘文
館只恪孝義所失之意予未之知也弘文館若以罷職為不當則必更
言之而今無所言此非予意也侍從實非欲罷之不須罷也但以侍從
之啓既命罷之又以大臣之啓還即叙用則政令不一其於事體何如
領事李符曰聞孝義罷職仍見弘文館劄子則至為未便非但臣意府
中之意亦如是前於經筵鄭光弼已啓之故臣不敢啓 上曰頃者孫
洙以正言論駁涉貞判尹之際獨立辭之然以臺諫之事故不以為非
也今者孝義與同僚共議辭職及其就職獨立固辭是乃詭異之風而
又曰下官不從上官之議如此事豈得無弊於後日且堂上官若無可
當之闕以例送西若示好惡則所當罷之子豈有私意李符曰孝義既
為送西而弘文館又曰以示好惡云自 上罷之不亦可乎金豐曰弘
文館若誠攻擊臺諫則咫尺 天顏豈容敢隱自 上已知弘文館之
意非攻擊臺諫而猶勉令孝義就職則其待之優容可謂至矣但今聖
明之世有臺諫波罪之名則恐大累君德也○臺諫啓前事不見○登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見○甲戌臺諫啓前事不見○李叔幹事依此

餘不允○傳于政院曰允彼賊若射殺則已既得生擒則須詳問虜情
然後殺之可也而李敬智乃不問即殺之又其言曰生擒者軍中處置
為難云以此兩條推鞠可也○乙亥領相鄭光弼左相沈貞右相李符
啟曰忠清道清州丹陽堤川新昌永春等邑守令以分養馬故失依受
教應罷如今凶歲百姓流亡春務方開而迎送之弊不貲罪若不可棄
降資仍任何如傳曰可○憲府啟前事不允又啟臺尚道醴泉居幼學
姜濶國與尹今相訟田地于比安官尹今子李精明乃司道渠寺副正權
五紀孽女婚也五紀以簡請囑于比安縣監金彥庠處則姜濶國乃得
彥庠答簡粘連呈府見其答簡以為決事當如厚意云其用情與否取
文案考閱當推之矣詞訟間事相通書簡形迹已著權五紀金彥庠請
先罷職傳曰五紀彥庠所當先罷然濶國與李精明乃元隻也則彥庠
答簡無可得之勢不無偽造之理先推五紀得實然後罷之未晚○丙
子受朝賀○下禁府公事于政院曰曹閏孫事推問好義然後可知
也然老宰相只招原情一依傳旨承服然今不可徑先照律罪之也又
不可以置獄中今姑保放以待好義等推考歸一然後更問何如其問
于禁府○下憲府推考公事

戶曹佐郎金應斗

智書學監用印信故推之曰以金應斗緘

答觀之則公私罪不可知也以不謹之罪為先罷職可也○政院以禁
府堂上意啓曰曹閏孫宰相之列自上下問之事故雖即承服上
教果當○憲府啓前事不允○成寅雨雹○己卯御朝講執義趙宗
敬曰近來人心薄惡以漁夫事捉致寡婦於司饗院云至為駭愕此必
迫於貧窮不堪其役乃至於此也漁夫等以鮮魚一尾徵木縣八九匹
今當凶歲安有如此苦役乎凡物膳皆已蠲減今不可更減如此弊事
須自 上所當知者故敢啓 上曰此事予未及聞也事甚駭愕所當
推之正言蔡無斃曰資窮婦女非但此也王室至親之中亦有飢餓矣
所之婦女崔國光乃豐原尉長婿本是在悖不顧妻子長在娼妓之
家以鷹犬為事馬一匹以奴婢累口買之蕩盡家產且 成宗朝自內
帑所賜之物如首飾衣服並給娼妓其妻無朝夕之資又欲放賣家舍
妻子將無所歸在今時 先王親孫女如是失所恐累君德也其給娼
妓之物請令法司不意搜括還給其妻何如 上曰國光事前者法司
亦推而罪之今此之事予未及知至為駭愕法司所當痛治搜括還給
○傳于政院曰中原一路各驛殘弊不差遣質正官以除一路之弊事
朝經筵趙宗敬啓之其招承文院官負議于三公且以漁夫事捉致寡

婦於司饗院云初雖不知其士族婦女若已知之則其捉來之人即當
罪之罪之與否問于司饗院以啓○政院啓曰寡婦捉致事問于司饗
院則曰其漁夫三次闕進排令使令捉來則捉一女來衣衲衣著蒿
鞋問之則曰王司僕妻云聞其言即出送其捉來之人則不論云傳曰
司饗院初雖不知寡婦而捉致若自言王司僕妻則捉來使令即當
移關推之而不爾其官吏行公推考可也○憲府啓前事又啓曰大
司戎則必擇學文該博之人以委教育之任而李龜齡經術不足不合
此任請適平安道評事金允琛門地卑賤人物庸悖評事之職非徒
掌書記而已近有邊事不得已擇差而此人則不合請適諫院啓富商
大賈入海島潛買倭物事露慶尚道觀察使崔世節今方囚禁推之
其黨京居人出其不意掩捕囚禁事移關刑曹而久不捉囚大抵富商
大賈往來南方交倭潛買今之大患請令刑曹劄即措置囚禁而下諭
于本道監司嚴明窮推大示國法以徵後人刑曹正郎慎居易言語輕
妄行事謬舛凡下聽訟多有誤事不合刑官請迺藝文館檢閱金伯醇
三度越署經而除授本職已踰五十日史官重地不可以曠請迺權五
紀金彥序金伯醇等事及富商大賈囚推事依啓餘不見○政院以承文

院提調意啓曰質正官前者或遣或否今亦不當遣也傳曰可○庚辰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巳受常參聽啓覆承旨任樞啓以典獄署囚戶曹書吏智書學詐稱啓下甘結偽造關字盜用軍資監米五十石及軍器寺銅鑲事初覆斬待時 上問諸左右領事沈貞曰此事無疑當依律 上曰可在樞又啓典獄署囚軍器寺書負全文孫與智書學同謀事此亦初覆斬待時 上曰此公事何如沈貞曰此人恐事覺乃始進告而猶不直言非自首之例罪固當死但若罪以全科則後自自首之路恐或有妨請自 上裁斷 上曰此人初雖同謀以其進告故減死而其後仍臺諫之啓令勿減死果與智書學有間左贊成金克成曰此人雖初非造意然推問智書學時恐已事敗露而進告所言不直不可以自首例論罪當死矣但以全科罪之則臣未知何如知事李沆曰自己罪犯不之直告不可視同自首而全減其罪然自上特令未減無妨禮曹判書俞汝霖兵曹參判柳灌大司諫金麟孫掌令金鐸請依律 上曰其依公事以其罪罪之克成曰自首之路恐或有妨其斟酌定罪惟在於 上全科罪之似為非便 上曰後亦有啓覆之時姑依律定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午 御文講參拜官任樞

臨文曰喪紀國君大政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我國於宰相之卒官給棺槨而他餘士族之人亦令納價買之此誠美法近來材木不足有勢者親雖不死猶得納價受出無勢則身死者亦未得受焉非國家設法本意也閔壽千非徒學問該博亦有吏治而國家不得盡用其材也棺槨則例當給之平日清謹家契亦甚窘迫 上驚曰壽千何日死乎予未及聞樞曰今朝死矣○傳于政院曰今聞閔壽千之死頃者有名朝士身死者令書啓而此死於今日故未及書啓此人以在師儒之任雖非侍從其令別致賻史臣曰壽千為人溫厚善屬文然其藻鑑不明金安老之還朝實力主其議俛奸黨得志貽禍士林其退褫官爵宜矣○臺諫啓前事李龜齡金允琛事依啓餘不允○政院啓曰閔壽千別致賻事無前例而壽千曾經觀察使觀察使亦有別致賻以此例致賻乎取稟傳曰依觀察使例致賻○癸未傳于政廳曰李龜齡非以人物為不當以經術不足啓適大司成可當之人令以京外官注擬則吏曹以為外官無可當人副提學柳溥為副提學而前入大司成望不可適也而六曹參議則人物雖非不知然未詳知經術之何如吏曹堂上不可自疑故言之丁玉亨吏曹參議何如無奈可當乎如可當也以單望注擬○臺諫啓前事不允○

以丁玉亭為成均館大司成南世健為司憲府掌令命皆特○甲申 御

夕講侍讀官金致雲曰奢侈之事乃末世之弊臣見閭閻賤人以金

線為鞋昔宋太祖見漢主以七寶飾溺器曰溺器如此則以何物為盛

飯器耶今之奢侈之弊豈異於此婦人皆著金線鞋而言曰諸君家皆

然云至於婢僕無有不著者舉一隅可知其三以此見之亦可知其今

世之太侈也士大夫妻妾則各當禁止外間則請別令禁斷何如○傳

于政院曰經筵官啓曰閭閻賤女常著金線鞋而諸君家皆如是云

閭閻間及諸君家事予所不知故不答也常時於戎服見之以金線為

八雀八雀者方言也衣紐飾也此亦不可為者也閭閻間若實有如此事其令痛禁

事言于法司○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掌令南世健五品未以而驟陞未

便請改正慎居易南世健事依啓餘不允○乙酉臺諫啓前事不允○

丙戌臺諫啓前事不允○以趙仁奎為司憲府掌令南世健為弘文館

校理○丁亥御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子 御朝講持平宋

純曰南孝義前為大司諫以不關之事妄執己見不與他臺諫相容以

是罷之此足以懲戒而今者特 命為光州牧使有似貶黜也孝義之

是非固不足論其於待臺諫之道何如自古臺諫雖有過失以待之優容

也今若以不緊之事如是黜外則他日雷霆之下恐無振起之人也 上

曰近者牧使有闕則銓曹難於注疑以六寺七監之正擬之其正亦

難填差况光州大處所當擇差孝義非時任臺諫也以護軍罷職與其

罷職不叙無愈於為牧使乎獻納金馮曰孝義固執獨辭則非矣然其

心豈有私乎今雖乏人若以此被黜則後日之弊曷有紀極兩司之議

如是故敢啟知事李沈曰賞罰合於情實然後可以勸懲也孝義罷職

時物論以為不當方今雖以外任為重然唐宋之時臺諫有誤事去遷

例為外任以古事觀之是乃貶黜自 上雖重外任以臺諫而如是今

臺諫所啓之言果當若置諸朝廷則何用不可 上曰然則可適領事

鄭光弼曰今邊方將帥事指曹閏孫等事處決之後則不可改也臣意以為小

小節次之事若皆以誤為罪之則邊將等自今以後不得下手而無

振起之事也進戰乃死地也以軍卒驅之於死地非將帥之嚴威不可

也今若一切罪之則後日之事必難請自 上商度處之○臺諫啓前

事諫院啓司饗院參奉朴文璉前者以士族婦女捉致時不罪其使令

之事已被公罪今更聞之其婦女捉致時與同任參奉邊晏同坐明知

其士族婦女而不徒不罪其使令乃反劫辱同官止之此事非但有聞

風俗情甚頹酷不合朝官請並罷傳曰朴文璉邊晏等所為之事未之
詳知當初著蒿鞋衣衲衣安知其士族婦女也非故為之事不須罷也
餘不見○領議政鄭光弼議今觀曹閔孫所供及平安道監司李芭啓本
內辭緣雖反覆思之方好義等似無罪今朝經筵亦達是意左議政沈
貞議閔孫好義等事所關非輕故合坐時共議欲啓第以時方推覈姑
停之光弼經筵所啓即臣之意右議政李荇議今觀閔孫招辭好義等
掩襲小甫乙下出於主將指說掩襲之時何計老弱好義等不可以此
罪之邊將措置或出於一時權宜若一切置罪則臣恐邊情解弛臣於前
日經筵已啓是意但閔孫既已承服令照律後 上裁何如傳曰知道
閔孫以兵估為彌令是也今若罪之則後之兵使必不能節制矣其并
勿推○日暈兩珥冠○咸鏡道明川縣地震百餘步內兩血人馬足跡
幾沒○己丑以平安道推考敬差官任權啓本與所上申玉衡書簡
及別錄下于政院曰經筵時左議政所啓之語入侍宰相覽聞而己於
此一詳錄若謄書史草然經筵所啓之言非他人所知而如此謄書
至為駭愕申玉衡事任權以玉衡欺罔啓達而與張彥邦陰謀相應以
實其言此甚駭愕助防將事解冰後防禦不緊且以為往來有弊云故

所以不遣也今見王衡書簡以為臨發時政府啓之以停可喜云又以
為如前言一一答之則於君何害云亦為駭愕此意言于兵曹政院回
啓曰左議政所啓之言非王衡謄書史草也 命招王衡下問時臣等

恐其遺漏其所啓之言大槩書示王衡而問之故王衡皆得以見之此
人乃解文者故必默記而傳書通諭也以王衡所通書辭憑考其時備
忘記則三四語大槩雖同而文字則不同也其所啓之言乃口誦文字

而書啓故其辭一一相同而不差也傳曰知道○臺諫啓前事不允○
政院以兵曹公事其公事曰各人招辭如是則山羊會及榛坡稅斬虜

野歸一然以非自己所犯而多日被繫已受榜訊今又以不緊遠端更
加刑杖則邊情搖動後雖遇賊不無斬獲失機之弊所係非輕是可疑
速放送者也申王衡則山羊會榛坡斬賊事以為小實構捏虛辭欺
啓達至於張彥邦私通書簡陰為相應以實其言情甚無狀張彥邦則
申王衡所寄私書敬差官執考時初不見納強之後出亦必有情
申王衡張彥邦請并拿來一時窮推而敬差官上來事行移何如入啓

且以兵曹堂上意啓曰今敬差官啓本曰南有中以父母親戚無恒產
室家之語無端發說意甚兇毒逃竄可慮故今已囚禁而但中箭處時
未差愈未得刑推云果此人本無戀眷處而又於他地有子息云不無

逃歸之弊請令南自中上來且同罪者多數被囚而獨以自中上來則
彼必生疑以待衛次逢箭處救療上送事行移何如傳曰南自中事及

甲玉衡張亨邦拿推事其依啓○庚寅

御朝講侍讀官南世健曰一

時所尚始於京帥而四方取則楊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人君須身先表率然後人皆感效是以三代之君躬行心得故化行俗美而後世徒以法律治之故教化不行矣 上曰昨者申玉衡事兵曹為公事將拿推矣軍機重事構飾虛辭使邊情搖動至為非矣且通書于張彥邦使之相應又以左議政經筵所啓之言謄書以送非徒有關於一身以玉衡之故將士亦皆拘囚事甚駭愕知事金克幅曰今者邊將之事皆由於玉衡邊方之人不知是非莫適所從矣往者滿浦生變之時沈思遠被殺事安從坦柳漑以不即追捕推之充軍于平安道江邊江邊軍卒之意必以為賊若犯境則所當追捕也滿浦生變之後欲大舉問罪之師而議論不一故未敢為也彼不自戢又焚蕩山羊會其恣行無忌如此邊將必欲追討而軍卒孰不痛心虞候及助防將一時拿推則邊方之人必以為前則以不即追捕被罪今則又以追捕被罪莫適所從矣且曹閏孫方好義皆以無罪赦之然邊方豈知朝廷之意須下書曉諭使邊民知其所以何如 上曰好義等非以窮追推之作賊時不能追擊故也及今推之山羊會鼓皮及贓物在於部落故朝廷共

議還以無罪放之也邊民豈能知之果可曉諭克幅曰前年全羅左道以捕獲倭寇其鎮撫論賞至於陞堂上如是然後邊將及軍卒皆鼓動振起以防禦爲事也管下之人遇賊捕獲而必下書褒諭主將者以其能節制軍務使軍卒捕其犯境之寇也況全羅之賊自慶尚道轉相通諭於主將預令各堡防禦則水使亦不無發蹤指示之功而只賞捕獲之人常時賊若犯境竊發則不問事之虛實大小而皆歸罪於主將其於賞罰何如也 祖宗朝邊將若有如此事特遣近侍賜酒慰其將帥及軍卒其事雖小其鼓動邊情曷可勝言雖不優賞若於其時下書諭之則可也 上曰只賞下人而不賞主將果似不可令該曹察之可也 克幅曰自 上欲安靜邊鄙保守封疆一國生民之福莫大於此若以兵戰爲尚則非徒有喜功生事之人生民之禍終至於爲魚爲肉也若自 上每以此爲念則邊將豈長爲邊將在京之人亦豈不爲邊將乎 皆知 上之所尚在於固守封疆則雖似屈於彼其於治道固無害焉 ○傳于政院曰經筵金克幅以爲全羅道捕倭時只賞下人而不賞主將云乃日久之事未能記憶其考以啓○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 命招申玉衡下問山羊會斬賊不實事時政院即以下問之意問之可也

以左議政經筵所啓日記膳書出亦以問致令王衡漏通于張彥邦處
殊失達密之意都承旨色承旨請先罷後推刑曹正郎田承漑全公係
人物庸劣聽訟之際所失甚多不合刑官請皆遞差且公係今當以書
狀官赴京近來禁防解弛多賣禁物不可使此人檢察書狀官請並遞
差諫院啓申王衡通書于張彥邦事經帷所啓之言一一俱載欲實其
言王衡則拿推後自有其罪政院重地雖小事所當謹密不宜漏通况
膳書史草致令遠播邊郡事甚驚愕承旨等及注書權應昌請並先罷
後推傳曰承旨等推考可也先罷則無奈過乎田承漑全公係如此之
人之時刑官二人不可一時並遞書狀官其改之餘不允○政院以兵
曹意啓曰前者姜順富年前補俊者也論賞時依癸未年例論賞矣癸未年則
鹿島萬戶李守智加資而水使柳墉無賞傳曰知道○史臣曰自正月
至于是日計內用油七石真末十石清蜜十石繇子二百五十斤色絲一
百五十斤唐粉沉香各一百斤黃蜜二百斤丹木四百斤各色果實二
十四石他物亦多有難悉記論語曰節用而愛民易曰不傷財不害民
盖侈用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故愛民之道莫先於節用
人主富有一國肥甘輕煖固無不足而當救荒無策之時敢為此無名

之費以致庫帑傾匱物力已屈至於引徵來歲之貢民不堪苦有司啓
經費之竭而不之吝者爭臣論引納之弊而不之省予先節用而求欲愛
民得乎

三月辛卯朔傳于政院曰承旨等皆被推無奉傳旨者前者亦必有全
數被推之時其考前例而為之○憲府啓曰今日乃齋戒啓事為難但承
旨等推考傳旨已下而命召故來啓臺諫以承旨等先罷後推事時

方論啓則為先推考非汲汲之事而今注書作傳旨前無此例承旨等
相奉傳旨於事體亦不當傳旨內辭緣非臺諫所啓之意注書所作傳

郡殊失謹密等語故以臣持平啓宋純之承受傳旨亦難本府則只以

都承旨色承旨啓之而此事大槩皆政院之事故直請承傳色以啓之

傳曰憲府則都承旨色承旨請先罷後推諫院則承旨全數及注書權

應昌請先罷後推昨日問于政院曰色承旨誰耶政院以為其時承旨

等環坐問之色承旨別無所為予答臺諫曰罷職則過矣推之則可也

及其推考傳旨書啓後左承旨任樞以妻母歸葬不與焉其推考若

非汲汲則待左承旨入來作推考傳旨可也而業已命推答臺諫故難

於遲滯令注書作傳旨也前者承旨全數或罷或逝之時無作傳旨之

人則令注書作傳旨有其例也且自己事不可自奉傳旨故承旨等相奉傳旨而推之亦有前例云故令依其例為之也持平之承受與否在於本府之所為而已○日暈○壬辰傳于左承旨任樞曰申玉衡處榛坡山羊會斬賊不實事下問時政院以左議政貞經筵升啓之言謄書問啓事臺諫以為非而司憲府則以為都承旨色承旨請先罷後推司諫院則承旨全數及注書權應昌請先罷後推予答曰罷則過矣推之可也他承旨皆與此事而左承旨不與之意當初予未知之而問于政院曰色承旨誰耶則曰諸承旨環坐而問色承旨別無所為云若知左承旨不干涉則入來後奉傳旨猶可也既以命推而諸承旨皆被推考傳旨不可使他司人負書啓而前者亦有注書奉傳旨之時故令注書依傳教奉傳旨昨日持平來啓曰令注書作傳旨前無此例而傳旨之意與所啓不同且承旨等相奉傳旨亦為不當承受為難云予答之曰前者政院全數或逆或罷之時則如都承旨推考他承旨奉傳旨他承旨推考都承旨奉傳旨已有前例故今亦依此例相奉傳旨而持平不為承受且傳旨內所言不知臺諫以其事為不當也左承旨則不干於此見其公事察而為之可也任樞回啓曰臣近以妻士歸葬受由在外

今日入來而聞之司中非以日記謄書以與申玉衡也玉衡乃自聞見而書送于張彥邦也臣其日適患病不來來則與他承旨何以異乎今者自上以政院為非而臺諫亦全數請罪臣之意亦與他承旨相同行公未安○右副承旨沈思順啓曰注書作傳旨事考前例他無可考處只於丁亥年六承旨全數被推見其日記則政院取稟曰奉傳旨何以為之傳曰有何深意其傳旨作草以啓則注書不作傳旨也○傳于任樞曰前者以左議政經筵所啓之言雖抄書問之使申玉衡不得見之可也而不爾以此政院至於待罪予非謂政院謄書以給玉衡也常時政院雖全數被論被推而如有一承旨不與其事則允臺諫接待及公事出納等事皆察而為此乃一司中事以此為未安而啓之然承旨則其日適不來察其公事可也且當初予以前例全數被推則何人奉傳旨乎詳問而為之則善矣予亦未及察之既以推考事答臺諫所當即奉傳旨而承旨以自已之事又不可自奉傳旨故令注書作草也若知承旨等相奉傳旨之例則何必以注書作草乎昨者持平以傳旨為不當而不承受其時無改奉傳旨之人今則左承旨不與其事他承旨等推考傳旨改奉可也且招憲府之負言之曰昨日不承受傳旨而

退今令左承肯改奉傳旨爾○日暈○癸巳憲府啓朴文連邊晏田承
溉全公侃等事又啓曰申王衡處山羊會斬賊不實事招問時政院只
以下問之意問之可也而經廷大臣所啓之言曆書日記出示問之致令
張彥邦處傳示漏通大失謹密之義司中初以都承肯色承肯請罷事
啓之今更聞之則承肯等環坐問之云請皆罷職諫院啓朴文連邊晏
承肯及權應昌崔守川等事又啓曰興師遠入他境征討部落而不稟
朝廷賊虜闖入我境圍立焚蕩而不即追擊邊將之罪莫大於此而今
不罪之則後無所戒而邊釁不已其不稟朝廷入征之罪私以為在於
方好義柳尚齡故即拿來推之而罪歸於曹閏孫則閏孫一一承服旋
不照律而輒棄之事之顛側無如此者今若不治其與師入征不稟朝
廷之罪則他日喜功生事之患無窮不治賊虜闖入不即追擊之罪則
邊情解弛誰肯見敵忘身此二事大關邊事而置之尋常物論未快請
更與大臣反覆商確嚴謹處置毋貽後悔憲府以原州判官全舜仁推
考公事啓曰御史摘奸時以養馬二匹現捉而承服前者守今等數外
馬匹加養者皆見罷舜仁亦依例罷之傳曰承肯注書以左相之言書
而示申王衡果為錯誤然無情之事故已命推之不推先罷無奈過乎

平安道邊將等事當初推之者予意與諫院之意相同故也後聞大臣
之議以為今若罪其邊將則後日號令為難而亦難於追擊他宰相之
議亦如是此事既議諸大臣而勿推則今雖更議豈有異乎大臣之議
諫院亦詳聞之矣全舜仁事前既有罷職者則今亦罷之可也餘皆不
允○甲午 御朝講○傳于左承旨任樞曰今經筵大司憲朴以為承
旨等推考傳旨內臺諫所啓之言不俱錄當初草傳旨時令注書察而
為之而殊失謹密等語果不錄於傳旨無入落書而如是乎且右相李
啓曰承旨等推考事臺諫若親承傳教則可自出公緘問之云若例爭
推考則可也如先罷後推則不得已奉傳旨推之也臺諫將承旨全數
論啓之時初雖直請承傳色而啓之然不可每如是也以是前則出假
承旨接待臺諫及作傳旨其後大臣以為假承旨稱號為公事於事體
不當云故近則不出假承旨今則已矣後亦不無如此之事出假承旨
接待臺諫作傳旨何如後有收議大臣之事並議之○臺諫啓承旨等
事及朴文璉邊晏事又啓田承漑全公保事諫院又啓權應昌崔守川
等事且推鞠方好義而曹閏孫所失乃著閏孫亦不隱諱一一承服而
未照律之前乃 命棄之如此則邊方喜功生事之患無窮矣其入征

之前於臨機取稟雖為急迫行師之時猶可聞于朝廷也大臣以為若罪
 閔孫則邊情搖動矣今雖更問大臣其不啓朝廷之罪豈曰無之須更
 議處之然後邊將操心而邊方亦為嚴肅無後日之弊矣請 命照律
 罪之承旨等推考傳旨注書崔演以為傳教之意如是而假稱 上旨
 摺去臺諫所啓此乃無狀不可以公緘問之請 命詔獄窮推且見全

推考傳旨則與前傳旨無異此必以崔演假稱 上旨之故而如此也

傳曰承旨等事議于政府而發落崔演假稱上旨不可知也臺諫以為

前後傳旨無異云前傳旨但無殊失謹密之義之語而後傳旨則無餘

蘊矣予雖不言臺諫所啓之言并錄於傳旨可也彼不更事之注書意

謂自上不言故不並錄耳令法官推之可也餘亦不允○乙未百官以

權停禮陳賀誕節○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衍左贊成金克幅右贊

成金克成左叅贊趙元紀右叅贊韓效元議書示申玉衡之事出於色

承旨之錯誤然非有情罷職則似過他承旨非已所掌尤為無情光弼

李衍又議奉宣 上旨必須內臣以假官作傳旨事甚率爾不宜作例

若政院全數被推則承旨亦不可自作傳旨憲府親承傳教推之似當

且不先覈罪之輕重而先罷後推臣等常以為未便

左相沈貞以其子思順為承旨故不議

傳于任樞曰承旨等事臺諫當初以罷論啓其後又以應罷照啓予意罷之似過故議于政府皆以罷職為過此若他事則可以全棄也然而功減一等只贖可也予意及大臣之意言于臺諫○諫院啓曰崔演殿稱上旨之事關於治亂不可徐緩緘問故昨日請以詔獄推之而自上以為尋常令法司推之甚為未便此人在近密之地傳教所有之辭以為無也至為駭愕請速推言根出處憲府之推非以傳教所無假稱之事推之而只以臺諫所啓遺漏事推之也此事所關重大請以詔獄推之傳曰今見所啓則傳教所有之辭以為無也又云請推言根出處以此觀之則其間無乃有紛紜翻覆之事耶必有深意其令詔獄推之○臺諫啓曰承旨事大臣之議以為色承旨為錯誤大抵一司之事皆相參聽為之非一人之失也雖小誤之事在近密之地則不可饒也此乃大事使不可容赦請依律罪之臺諫又啓前事皆不允○丙申御朝講檢討官金義貞曰漢武帝時嚴安上書曰財用侈靡當今之弊正如是也此書又以為彼民見羨則願也雖貧寒之民見富者所為之事爭相慕效雖令法司禁止其弊如舊須自上窮思使人心先正然後無如此之弊今宮室衣服飲食之弊皆極奢侈一人作十家者容或有之

如此之弊豈法禁之所能止之者哉臺諫啓前事 命通田承漑全公
 俛餘不允大司諫金麟孫曰奢侈之習在昔猶然而今則尤甚金義貞
 所啟至當貧者慕致富者以至流離失所而不自知也以宮室之事見
 之不可以政令禁戢大凡宮室制度在於大典而王子女第宅亦過制
 故在下亦如此爭效此弊不貲須使人心先化然後自不為此習也奢
 侈之事非徒京中外方尤甚至於飲食不但用土產而已廣求遠地而
 用之其弊極矣持平柳世麟曰奢侈之事閭閻間相語曰諸王子君家
 皆然須自 上躬率以儉然後下人自爾觀感效之矣 上曰王子君
 家如是與否未之知也奢侈之事非一端各司飲食亦尚豪侈下人彫
 殘專由於此而外方亦如此每於經筵聞之先使人心感化是其本也
 然法者輔治之具亦不可無也此法司所當糾察之事也○憲府啓曰
 李益以進賀使赴京賫去表文呈于禮部之後其進奏與否所當詳問
 而不爾至為誤矣及其辭朝之日聞其不奏則當更稟于禮部待其進
 奏然後出來可也頑不動念遽即回還其罪無狀請以詔獄推之檢察
 官張玉與李益無異李益乃武人不知事體未及計料矣聖節使柳溥
 質正官趙仁奎亦聞其表文不奏則固當詳議極力處置可也略不顧

念亦即退來至為誤矣請並詔獄推之以懲後人掌令趙仁奎請遞之傳曰趙仁奎被論於同僚其適之李益事見正朝使書狀而更考柳溥等復命所啓而見之則乃禮部之所誤非使臣之誤也雖禮部誤為而我國之人置表於禮部而不即進奏至於正朝使入去之後令正朝使進奏云事大之事至為未安初以為陪臣所失前於經筵問大臣大臣及他宰相皆曰此乃禮部所失我國之人呈表于禮部乃其例也非使臣之所誤云故不即命推其後觀禮曹公事而李益令憲府推之則以干涉於掌令趙仁奎推之為難云故移于禁府矣及見其照律則乃公罪也張玉所當推之掌令今已命適當以法司推之不必推于詔獄也柳溥則乃 聖節使而趙仁奎為質正官則皆非其責但同歸一行而不與共議處之果似誤矣然而治罪各以所失可也豈以不同相議之事并令推之柳溥趙仁奎等其勿推之憲府再啓曰柳溥趙仁奎與李益同行赴京則國家大事固當同議為之豈可獨委李益乎溥等之計以為非我所任視如他人之事豈曰無罪乎若罪其人則後有如此之事而皆曰非我所任云爾則事大之事至為誤矣請并詔獄推之臺諫仍啟前事又啓曰崔演言辭連於翰林金魯司謂崔守貞尤為驚

愕崔演之事又干於司謁此乃幾微之事若不即推言根則大關於治

亂請於今日速推傳曰張玉果為非矣柳溥趙仁奎所任各異與李蓋

同論未便由翰林司謂等事令今日內推之推之則可知其情矣餘不

○命下金魯于獄質崔演獄辭○以李熙憲為司憲府掌令○日微暈

○丁酉下注書崔演獄中上疏其略曰以臣謂奉傳旨時臺請所格俱

萬無恨若以假稱上旨罪之則雖在九泉終不瞑目矣若曰臺護所

啓不錄事是乃上教云爾則謂之假稱猶可也臣未之更事更不

取稟止以所聞傳教之言奉傳旨而已更無他意于任樞曰崔演以新進

而請之假稱將至刑訊此臣之所以憫默者也之人時未更事故臺諫所啓之言未知但錄為當只據傳教大綱而

作傳旨此則崔演之罪不過遺漏臺諫之言而已豈有他情乎諫院之所

以驚駭者崔演金魯崔守貞等恐庇護承旨等而不錄臺諫之言故

或曰必有言根出處或曰假稱傳旨請刻日推之今至於刑訊予則洞

知其曖昧而第恐諫院別有所聞故此公事處置為難若刑訊則必至誣

服也承傳色宣教然後更啓曰崔演則歸習儀大殿誕日故傳于他

史官云予不言刪削臺諫所啓之言而崔演不俱錄此則大失也其假

稱傳旨之事則未之知也非深情隱然之事而至於刑訊何如且憲府所

啓柳溥趙仁奎等詔獄推考事以事大之事重大故如是論啓耳李蓋

不察其進表與否而遽即辭朝張王以檢察官亦不糾正此其大失果

當推之柳溥趙仁奎所任既異豈可以不為同議而與李遂等一律推

之乎不可不議于朝廷其郎議于三公以啟○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

李符議啟曰今觀崔演及金魯等推案崔演無有稱傳教之事不可以

此取服聖明既已洞照左相佐其子思光弼與沈貞議聖節使與

進賀使雖同行所任各異并令推問未便右議政李符與張下三公議

于任樞曰大臣之議如此其示臺諫仍下崔演推案于任樞曰其勿刑

推而只以自上無減錄臺諫所啓之命而遺漏不為俱錄事改判付推

考○御文講侍講官沈彦光曰禮記月令皆為民而作也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民生日用作為之事皆順天道而及其時也王者理民亦順天

道自然之理而施于政事教倉廩慎刑罰無非天道之自然也行政之

間處事之際如有乖理逆時之事則必應於上以是陰陽失序寒暑倒

錯而災變不息故三代盛時聖帝明王之治皆本於月令之制而有不

敢少違焉三代以下則四時之令多有不合於先王之制故災變疊見

無世無之方今水旱虫災之變連年相仍豈非時令之有不得其宜也

允人具五常之性受五行之氣以氣言之則水火金木土也以理言之

則仁義禮智信也人之動一靜無非與天地陰陽相為流通故人君
和天地養人民之政皆自吾心出也如此之篇尤當省念○臺諫啓前
事諫院又啓曰崔演則聞之於金魯金魯又聞於崔守貞云是言根在
於守貞請速窮推傳曰守貞言傳教如是則果誤矣然守貞言根固無
可推之事如此推之則未便張玉合禁府推之餘不允○傳于政院曰
鳳南令榮乃宗室之人而居于平澤為強盜所殺至為殘酷若實為盜
賊則必偷取財貨而去此則不取財貨而焚蕩家室盡殺妻子而又剝
割鳳南令之面不無奴子相為陰啖之事至為驚愕其奴子小才當其
焚蕩之時隱伏於他處而不救此奴子所不可為之事也且與孟高石
等有嫌并速拿來三省交坐推之平澤縣監盧漢佑聞金檢金進告率邑內
之軍即赴而因夜深未得追捕云其即時進救與否未之知也常時摘盜
之事恒加嚴戒以待其變可也而不能嚴防致令盜賊至於如此盧漢
佑亦拿推鳳南令以前銜歸于平澤乎若不爾則宗簿寺所當糾察前
銜與否問于宗簿寺并推考○下金隄郡守盧克昌公事于政院曰近
來外方飲食奢侈之弊大臣臺諫每於經筵啓之今見此公事李燮前
以敬差官下土時設茶禮于盧忠順衛家招致妓生極為宴遊云大允

外方宴遊之事專為敬差官而設之雖在官舍至為不可况歸私家而
遊宴乎其時李嶼^{文台}獨往之其隣邑守令亦必有往參之者此意言于
司憲府○戊戌 御朝講 上曰此書言守令之教化尚或如是况於
朝廷乎近來朝廷之上殊無教化之效人心之頑惡日極今觀忠清監
司啓本則宗室鳳南令居平澤之地而強盜焚蕩室廬燒殺妻子鳳南
令將出奔之際亦遇害至為慘酷若盜賊則必偷財物而財物則專不
偷去只殺人物其必有嫌之人所為已令拿致詔獄三省交坐推之矣
人心之頑惡一至於此極領事沈貞曰必是懷嫌之所為若誠為盜賊
則慘酷如此而豈獨不取財產乎拿來推之其間辭連者必多恐驛路
有弊然必須分明推鞠然後事得其實也且方今守令循吏則固難易
得然其所失之事則易為摘叢而罪之有賢能者則別無勸獎之事
故善惡混淆勸懲無方古者黃霸以治功第一適還之時擢拜御史如
此之人在今之時不可多得然間或為如此之事使之有激礪之心可
也罪其有過者則甚為分明而薦拔賢材之事則獨未聞焉使人心有
激勵然後庶乎其可也 上曰賞罰分明然後可以勸懲外方守令豈無
賢不肖而未見監司有啓聞之事也雖或有啓聞朝廷只賜鄉表裡豈

足以勸懲人心哉若賢者則當薦拔用之也沈貞曰用人之事須自
 上潛心各隨其才而用之則下人自然知之矣今之許多守令豈無可
 薦者耶朝廷不敢薦舉者恐有誤舉之弊而監司亦畏其物論不敢薦
 之也方今朝廷之弊見人所失易為論駁而若有賢能難於薦拔此正
 當今之弊習也近者守令之賢者如宋欽譚陽府使李希雍順天府使其人也
 順天殘弊將為棄邑文臣二三相繼差遣不能蘇復而一自希雍往莅
 之後不旋踵而如舊蘇復且如申瀚金瑄亦皆善於守令之任如此之
 人朝廷皆已知之但以薦拔為難而不能啟達耳須有上默契於聖
 裏而定其取捨也且今見進講之書後魏安州之民父子賓旅交相混
 處同寢於一室漸染金元之風封回為刺史遂變其俗我國家風化
 之教南方則非偶然矣平安咸鏡兩道則父子賓旅混宿於一房長炕
 無異於夷狄之風在所當禁而習俗之來已久不可猝變宜即下諭本
 道監司漸次治之則有爾變矣且踰時未嫁之人以京中觀之其於外方
 亦多有之貧寒無賴之人則官給資裝古有其例今更申明使無怨憫
 何如傷和氣敗人道未必不由於此如此等事皆所當留念也臺諫啓
 前事憲府又啓曰掌令李熙騫近有物論不合臺官請適之諫院又啓

曰奉常寺正職任重大而階梯之職不得已正品久行之人擇差可也。正趙績為正品纔數月而前為密陽府使時多有誤事故物論騰播光州地廣物衆牧使張世弼人器不合掌令李熙騫前在弘文館時亦有物論請并適之。命適李熙騫餘不允。日暈。已亥。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柳溥趙仁奎事從之餘不允。○京都雨土雨雹。○庚子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啓曰近來時令不順頃者雨土既以為未安昨日則寒氣甚於冬日正當花時雨雪既不當而重之以雨土臣等至為未安又聞咸鏡道朔川縣境雨血非特洒之而已至於人馬足迹幾至盈焉至為驚愕以古事觀之雨血雖暫有之亦非常稀罕之灾况雨血之多至此哉大抵天變之作由於人事之失此皆臣等不能盡責任之所致在職未安須擇其可當之人而任之使之改紀。答曰百灾疊見層出無歲無之豈無所召而然乎天人一理無毫髮之差正當春暮暴風雨雪雨土又於明川雨血予亦驚駭不以為尋常也灾變正予否德之所致何在於卿等勿辭近觀邊鄙不寧邊報不絕人心風俗漸惡淳厚之氣亦無人心不和感傷和氣人心和平然後灾變可弭也用人之際淳厚者以為庸劣輕捷者以為可用用人失當遷轉頻數

治官事視為餘事是故奸吏得計人有睚眦陰中為快報讎為事至於宗室之家焚蕩盡燒其為殘酷莫甚於此以此觀之人心之暴虐可知紀綱解弛不畏國法亦莫甚於此時奢泰之風日盛而其中切於民弊者莫如京外飲食之爭侈京師乃外方所效而各司官吏飲食尚侈公賤日殘至乃譏之曰都摠府山行府摠奸軍裝有錯者此事每於經筵左右皆有議焉猶不改之不可以法律一二治之且因公事而觀之為敬差官者公廳携妓宴飲尚不可為之况於私家設宴率他官之妓此豈可乎如此事法司所當察之而京官飲食尚不可改先治外方亦難乎予意常以為國家重宗室敬大臣故宗親府及政府則以禮賓供之其餘小各司依中原之例令自備食之雖有一二之味豈不得食飯乎敢為孟盤狼藉然後可食耶前者朝廷亦有此議議者或曰中原祿厚可以如是我國則祿薄不可云然祿之厚薄自有大小國之異也何拘於此而不欲改積久之弊乎此事須不計人議之紛紜而改之何如予嘗聞朝議而予意亦如此故并議焉三公又啟曰臣等之職任非如他職風俗之薄惡天道之不順皆由於臣等不能盡其責任也風俗天變如此豈可在職乎擇其可當之人兩代之使之改紀何如反覆計之臣等

予可在職敢辭傳曰自古雖有災變不可策免三公卿等亦豈不知也當其有災之時上下當交修不怠豈可以有災迺免乎其勿辭三公又啓曰伏覩傳教其曰淳厚者以為庸劣輕捷者以為可用治官事視為餘事等事臣等亦嘗計之若自上知其有如此之人則分明示諭然後下乃革心變易矣如有其人伏願明示何如且飲食奢侈等事所當痛革但小各司自備其食靖國初亦有此議其時宰相皆以為不可此議遂寢今若不得已為之當自宗室及大臣豈可區別而為之臣等之意以為此乃土風其來已久恐不得卒變也凡奢侈之事所當痛禁禁之雖似太甚亦無妨也其令該司磨鍊禁節目使之申明可也傳曰予非以彼則淳厚此則輕捷而分辯言之也上下當以淳厚之人為可用而輕捷之人為不可用則銓曹亦知上下之意有以淳厚之人用之矣予則難可分別言之也且奢侈禁斷之法自前已有成規今不可以某法為當申明某法為當加立也大抵奢侈之弊由於衣食其源則皆出於民之膏血也今欲立法令京外一切禁斷則難矣依中朝之例自備食之議前有之而群議皆以為難故不為之然飲食侈靡之事一切禁斷可也京中則法司禁之當於飲食之時饌品及器具奢侈之物摘

奸罪之外方則監司摘叢治罪則此弊庶可無也其奉承傳于法司且

下書于八道監司務盡糾察可也下全羅右道水使李夢麟捕倭啓本略

曰倭船一隻出青山島向嶽子島而去臣整齊兵船到加里浦行營待

變倭船一隻自第島向臣伏兵處而來大槩三十餘名高聲呼噪或持

槍劍或持弓矢而接戰臣所領兵船諸弩一時俱發倭入四名投水游

泳下陸一人向軍官高山全突入山全射中斬之又三人持劍游泳向

巨船而來亦射中捕獲又十三名中箭或顛仆船中或匿板下投大船

中為半燒破因日暮不得窮追臣左臂亦中箭不傷斬獲倭首十七級

倭弓矢班衣于三公曰此倭寇雖非作賊而見捕然其依泊海島者將

欲作賊也其斬獲之數如此其多其功則自有之矣然邊功論賞之事

前亦例議于大臣此亦何以為之耶光弼落曰今觀倭寇之事雖非攻

城陷陣之賊必欲劫掠人物者也此非他軍卒之所為主將躬自力戰

至於中箭多數斬獲此實非尋常之事也今該曹考前例論賞為當

傳曰倭人若以海採泊海島邊將皆以為入賊而捕獲則不無後弊故議

之然論賞事當令該曹考前例為之○鄭光弼沈貞李符啓曰新島事

今見平安監司書狀唐人避役者多來新島居焉我國移咨遼東使處

李老以聞所當汲汲為之若待其報府事必遲緩故禮曹判書俞汝霖今來此

當同議為公事唐官接待事今禮曹磨鍊兵船及軍士抄鼓事今兵曹

磨鍊今日內行移可知傳曰可○傳于政院曰倭寇首級賚來兼司僕高

山全當其斬獲之時亦與焉今司饗院供饋且給具絃弓子及具筒兒
長片箭各一部○傳于政院曰新島居住人皆是唐人今以唐兵及我
軍捕捉時若遜順就執則已矣如以逃來之故恐將被罪則不無成
黨拒戰之理只今有武才諳練守令定為差使負入送似不當別定將
帥率軍遣之何如且唐軍馬還來義順館則必困疲仍於其處即新島
宴享云事則便易也但彼唐人或能捕捉不能捕捉間如有欲言於義
州牧使者牧使以將帥亦往其處則已不然則以軍馬困疲使不還于
義順館而自新島直送亦何如禮兵曹同議豈偶然計而為之然予意
如是故言之其問于禮兵曹以啟○臺諫啟前事諫院又啟曰崔演所
聞之言推之則演聞之於金魯招守貞問之則果如金魯之言崔演則
一一言其所聞之言而被罪守貞則不言言根之出處而終不被罪守
貞豈所獨聞而以非傳教之事乃謂傳教乎此乃承傳色所誤後弊無
窮請推承傳色且崔演等推案司中欲詳見啟之初八日令禁府送來
則時未啓下云司中意其未下也今日又再三催促則視為例事而不
送是必不記念司中之事事體埋沒請推義禁府當該郎官傳曰承傳
色事予只以承旨等推考傳旨頭辭之意教之使注書知而為之而已

今日請推據何事而推之耶予未之解也守貞聞注書之言即答曰傳教之意大槩如是更不問承傳色而輕率荅之此則非無罪也然其間豈有他情哉崔演推案初八日入啓即下禁府何以云時未下耶其留於政院耶未可知矣大抵臺諫欲見則臺諫啓之可也臺諫不啓而只令送之則禁府啓而送之亦例也郎官聞之而不告堂上則郎官當推也堂上若知而不啓送之則堂上亦失也餘不久○兵曹啓曰前者有如李夢麟斬獲之事則例遣官宣慰今則何如傳曰今當年險酒禁之時似不當遣也雖如此亦可送乎問于該曹且李夢麟論功事今午已議于大臣觀察使磨鍊啓聞後論功可也○以朴守良為司憲府掌令○夜白氣布天○辛丑 御朝講持平宋純曰奢侈禁斷事昨聞傳教所當別為禁斷矣臣以觀親往來外方時見之各道各官以飲食爭向奢侈此無他恐以飲食之善惡而有毀譽也臣亦見以飲食為毀譽者矣今此弊習終難救之也 上曰京外飲食奢侈之弊尤甚下人之受弊亦多故京中則法司糾察外方則監司摘發事言之矣獻納金馮曰外方則監司先自儉損京中則大臣亦先除弊然後下人有兩觀感效之美往來外方時見之為監司者常於飲食之時排盤至於三四而又儉

察其善惡其何以糾察守令大抵法禁之事不可人人而禁之家家而
曉之當自 上躬行則為下者不言而效之也 上旨京師四方之所
效必自上行之然後下必有觀感而效之者矣教化有所不及然後當
以法禁之也金馮曰禁錮之法自前有之法非不足也弊習已成今若
徒以法律禁斷則反為騷擾須自 上痛抑奢侈而大臣及士大夫亦
皆如是則庶無此弊○政院啓曰注書崔演推案不送于司諫院事問
于禁府則初八日四堂上皆坐而諫院關字來到推案未及啓下故
未下答之乃於初十日又令送之而此非他如文籍也必須堂上緘封
踏印後當送之矣俞洪霖知事尹希仁同知皆以公事詣闕日晚乃坐緘
封送之矣其不啟稟送之者前者因憲府之禁 命使見之故其後則
兩司若欲見其公事本府例不啓而送之傳曰金淨為大司憲時欲見
禁府公事令送來禁府不送而交相詰難日月已久其事則未知何事
也詔獄公事非輕自今以後兩司雖令送之禁府依例啟稟後送之○
臺諫啓前事 命推丞傳色孫連餘承允○下書于八道觀察使及開
城府留守曰近來凶歉視古尤甚民生困窮而習俗奢侈飲食之間爭
務相尚供費之物皆出民膏猶且不恤至於恣意遊宴追惟厥原至為

寒心卿其體予至懷益加禁約今後守令如有因循不勤務為侈靡貽
害於民生者摘發馳啓如有後現卿亦不饒○日暈○夜白氣布天○
壬寅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承傳色金連孫只 命行公推考其假稱
傳教及兩司所啓不盡錄之事乃承傳色所誤請依崔演之例而推之
憲府又啓曰承傳色張勝善事乃 命棄之勝善雖自以為傳于政院
承旨注書翰林皆不聞而於史草亦不錄乃分明不傳之事而推調此
弊不可開端請依公事推之傳曰金連孫張勝善如啓餘不兄○癸卯
御朝講○下鋪城府使李光弼妻李氏上言其略曰家翁父及第李之
有風證消渴痢疾兼發日漸深重家翁以獨子遠赴鍾城他無救藥于孫
姑亦老病不能下去救藥哀痛同極移配近地則臣女欲往來救藥
于政院曰此上言欲移配李之芳之芳赴京時中路得病則然矣及其
病差之後所當前去而不爾以此欲懲後之使臣而罪之矣今者方有
邊事武臣之中如之芳者有幾予意欲放而但此事關於事大故即放
為難招致政府郎官議于三公以啓○憲府啓前事諫院以劄入啓曰
柳潤德等居喉舌重地雖毫髮小事均當省謹常恐或失而頃者山羊
會斬賊事下問時經帷之言書示申玉衡至使謄書史草播諸邊郡大
失喉舌謹密之意所關非輕物論宣播不可不繩之以律以懲其後臣等

論啓已踰旬月而天聽邈然公論愈鬱不勝缺望潤德等雖曰行公而未出廳事政院重地曠闕已久以此觀之尤不宜留難既被臺諫之論則所當惕然驚悟深有悔責而出入街衢之際儼然儀章略無敬憚之意其不有公論而反益自恣亦可見矣伏望亟罷其職以快公論曹閏孫以一方主帥籌策乖方防備無豫以致賊虜焚蕩邊鎮而坐失追捕之策與師征討國之重事固不得自專而恬不稟命掠彼老弱以塔西鄙之釁乃於詔獄既盡輸服閏孫之罪在所固赦反不擬律而棄之臣等未解厥由雖曰聞設伏之告不即追捕非所當罪如異日有如此賊變而邊將又托言設伏徘徊境上而不敢奮擊者復有如閏孫則殿下亦無以罪之矣閏孫設伏之言實為免罪之計也且征討之舉若迫於事機而勢不稟命則固當馳聞事由而終不使朝廷知之不審其意之所在也況其入征在於旬月之久則非迫於事機迫於喜功而然也閏孫之罪如彼而殿下徒拘大臣之議不能自斷臣等不勝缺望請依本律以正其罪余連孫以宦寺司出納而傳命之際敢行已私以王命所無之言假稱傳教罪孰甚焉殿下不知則已如或知之則所當天威赫然置之當律而論啓愈以雖命下獄似亦出於勉

強臣等竊惑焉張勝善親奉 綸命不即傳宣及其下問歸罪政院其

奸巧無狀亦已甚矣承旨既曰無聞史草亦無是言則勝善之欺罔

宸聰聖明亦可洞照反以承旨為推調并 命棄之初四日臺諫啟事時勝善以承傳色

宣傳教適日暮有留門之命而勝善不傳誣云已傳于承旨任樞 臣等恐 殿下得無以奸巧寺人為

可信而近侍為不足信耶勝善之不宣 綸命罪已大矣重之以欺罔

罪不可容貸而其私遽 命棄之不知以誰為直耶噫宦寺之為國家

患久矣始之不謹終必難救履霜之漸不可不戒伏願 殿下留意焉

傳曰政院雖小事至於傳播邊方果無謹密之意非獨今時為然前亦

有如此之議今之所失亦因積習之久而然也但必無其情若全數罷

職則豈非重乎以此累日留難也今觀劄子乃曰不有公論反益自恣若

然則失中之失也勢不可在職其依公事而罪之可也曹閏孫事其曰

設伏之言實為免罪之計被虜逃還居人與胡奴設伏告變事相繼啟

聞此非閏孫之自言也且其措置追擊非部分諸將起軍征討而不啟

聞之例今朝經筵更聞大臣之言若罪閏孫則後之邊將難於誦令此

亦不可不計大關邊事今不可罪之也金連孫事今月初十日臺諫始啟

十一日下憲府推之十二日因司諫院之啟下詔獄推之比非論啟愈

以至於勉強之事張勝善則曰傳之云承旨則曰不聞其間不知其是非故其初二人勢當并推此豈以近侍為不足信耶必觀緘咎然後可知其實也勝善則已命照律而罪之矣趙績事今方乏人而其為司道寺正雖曰未必然豈不得為奉常正乎故并不允○甲辰諫院啓曹閏孫趙績等事皆不允○三公議啓曰李之芳在途病重一行皆知其不能與疾赴京恐未之思耳以是分配似重且歲月已久上教允當傳曰其令赦之○弘文館副提學柳溥等上劄曰今二月十七日地震雨血于明川血色大紅人馬足迹幾盈不勝駭愕歷攷文獻通考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時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呂大后崩大臣共誅諸呂僵尸流血又曰倭人祿功臣戮哀帝四年山陽湖陵雨血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晉惠帝元年尉氏雨血此歲正月送懷愍太子幽于許宮王室成豐禍流天下後齊二年太原雨血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尸百餘里亦後主亡國之應夫血者雲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其應不爽可監可戒近來以大沴疊作三陽之月有雨虫之異五陽之月有雨雪之灾加以雨土雨雹天之譴告殿下迫矣而今又地震雨血二灾俱發此曠古所

無天之譴告益迫矣人君過一草一木之恠尚當省愆惕慮以盡消弭
之方而遇如此莫大之災上無引咎之實下無啓迪之謨視為尋常
恬不知懼臣等竊恐危亡之禍近在朝夕謹擬方策所載以備觀省伏
願殿下洞察往迹以審其應延訪臣僚以問其由側身修德使未
萌之患潛消於冥冥國家幸甚傳曰予觀劄子詳知歷代災異之應不勝
驚懼延訪則自有經筵不須特別為之也見近來之弊有文具而無其
實前者下旨求言而雖有可革之弊議之則皆置而不用民生何時蒙
實惠乎近者年凶尤甚南北邊警不絕上下更加恐懼修省各修其職
可也○以尹殷弼為承政院都承旨南世雄為右承旨蔡紹權為左副
承旨沈彥慶為右副承旨金麟孫為同副承旨沈彥光為司諫院大司
諫金公藝為弘文館典翰黃憲為應教史臣曰紹權乃安老之妻甥也
以親老乞養出牧清州承旨有闕自上教曰有前為承旨者以親老
乞養在外若此之人宜可為注擬雖不顯言姓名而政院相謂曰此必
祭某也吏曹果擬而得拜是職○日暈戴○丙午御朝講正言蔡無
斲曰近來雨土虫雨之災連續疊見至為驚駭而明川雨血之變曠古
罕有之災也以弘文館劄子見之雨血之後其應不祥而今乃有之

至為驚愕邇來人心風俗日益衰薄而邊方之事亦可慮也國家昇平
日久而變恠至此弘文館亦必憂憫而上劄也左右大臣雖入於經筵
延訪之事須別為之可也自古人君當遇災之時必恐懼修省故轉災
為祥有熒惑退舍之應矣然而轉災為祥之機在於誠實而不在於文
具也 上曰所啓至當前者累有求言之時而雖陳可革之弊有司例
為防啓而不施生民之弊未有甚於此時若有民弊可革者有司不為
防啓而擇其可行者施行焉則其於治道豈無便益乎民心和平乃治
道之本而近來人心愁歎年運凶荒將何處而可耶延訪則左右大臣
及侍從臺諫皆入於經筵不須別為之也侍講官金公藝曰明川兩血
之災至為驚愕考其前古之事其應甚慘酷今不知以某事而如此也
然而遇災之時不以為尋常常須恐懼修省可也常時經筵則乃例事
也若別為延訪則豈無所啓之事乎宜別延訪以示恐懼修省之意是
乃弭災之道故啓之近來上下視為尋常故恐有如此之災也血是陰
精又傷害之象也而兩血之灾出於北方邊方之事不知何如也此亦
民怨之所致也今若延訪則豈無所益之事無數曰今為延訪廣聞大
臣之議則豈無一二可行之事乎然若徒為延訪而自 上無誠實之

意則是亦文具而已○上延訪政府全數 上曰近者兩土兩血果是
 非常之變而凡於經筵左右大臣侍從之臣皆入焉故延訪之事不果
 別為之也昨者弘文館上劄子請延訪而以月食亦未也邇來邊報不
 絕年凶尤甚多有憂念之事而災變之作亦不知何為而出也以弘文
 館劄子見之文獻通考所載兩血之應至為驚駭此上下所當恐懼憂
 念之時也領議政鄭光弼曰今之災變有開國以來所未聞焉者也極
 亂時所有之災沓臻於今日臣等未知何以致此也臣恐朝廷之間有
 隱禍潛伏而莫之知也邊方之事殊不安靜可驚可慮者不可枚舉而
 盡言之也然而轉災為祥豈無其道乎自 上須惕慮思愆萬機之事
 皆常省念以盡弭災之方右議政李稔曰今之災變在古史所不見之
 災也弘文館以臣等不能啓迪之意言之燮理陰陽皆臣等之責而臣
 等不能調攝其為罪責孰大於是乎邊方之事雖可慮也內既治焉則
 邊事不足憂也大抵政令者致治之具須自 上撻攬而不可移於下
 人也政刑移於下則國家之事將日非矣如此事古書亦有之臣之所
 以每啓之者也自 上亦豈不知乎政刑則自 上撻攬而在下之人
 但當論是非而已政刑所在之處不可不知撻攬政刑知是非而處之則

朝廷紀綱要約而易治矣外事雖不力為而內治嚴明則大綱之事無不畢舉矣政刑移下之後人君雖欲改之不可得矣而朝廷亦至於傷矣須自上留念光弼曰李行所啓之言有此議論又矣大凡有罪無罪之間其明白之事皆自 上論斷則是非政刑在於上而不移於下矣 上曰禁府所推舉傅色金連孫之事至為未穩而一宦之事不關於朝廷故不議於大臣耳今以是非言之則諫院啓曰臺課問之云臺諫問承傅色萬無是理雖微細宦者之罪當以罪罪之而諫院力言此事不知何以處之詔獄堂上豈無未便之意然而以刑訊啓請故依允而下大凡人之有罪無罪固當明辨左議政沈貞曰臣往義禁府張順孫有經筵亦到焉嘗與議之而今詣閣門外與光弼李行亦論此事無府堂上皆曰因傳旨而不得已啓請刑推矣其公事根因則不知云承旨亦曰假稱 聖旨乃諫院之啓而不知其實云問之於持平宋純則曰金連孫推考傳旨內臺諫問之之語則我亦不知也獻納金馮亦曰臺諫問之之語乃城上所之啓非司中之議云臺諫所不知之事又何據而推之耶雖宦寺之微者亦是近侍之人其有罪無罪所當明白而處之也此事自上亦必洞照若自上洞照則自上裁斷亦可也

上曰當初司諫院官負問諸注書

崔

注書以為以傳教辭緣作傳旨故

臺諫所啓不錄於傳旨云此諫院以崔演為假稱傳旨而啓之中間

辭連於司謁

崔守貞

其後又以承傳色為假稱傳旨此甚未便而莫知其

由此事臺諫當聞於承政院必不得聞於他人也此當有所聞之處而

不知其是非也雖微細之事以其罪罪之可也光弼曰竊罪之人若得

罪焉則何人不被罪乎雖一草一木尚不可妄折况人乎官官雖微賤

當罪而罪之可也李荇曰非但此也常時臺諫所啓之辭雖過情王

言則須包容可也聞於四方傳於萬世可不慎哉雖不顯然言之有司

以此窮推則其所犯之事自爾著露矣今則不然以臺諫所啓無一字

加減而作傳旨推之有司全無詰問之事至為不當若以傳旨內辭緣

照律則了無分揀之事與古之所為大異也上曰若並推兩邊之事

則其使人問之與親問與否可以分辨矣此事則一邊乃臺諫若推之

則臺諫有若事干故不得問其根因耳沈貞曰金連孫既已服招至於

結案之時泣而言之曰服招之時不知拒逆而著名若知罪至於死當

死於杖下豈可以服招乎云咫尺近侍之人若自上知其有罪則罪

之無罪則放之也此乃一罪豈可以不分辨乎上曰禁府照律則時

未知也然至於結案則是死罪也雖杖下服招亦不可棄之也此事臺

諫必有所聞之處推問何如不可以此為曖昧而棄之也其間分明有

往來傳通之人則推之何如光弼曰冤抑愁歎之人豈為少乎詮聞外

方守令以女妓載行事殺其無罪之人云年前李峻以敬差官往全羅

妓變乃訊杖一次不至於死虛言騰其道往來臺諫豈不聞之乎其知

與否未可知也若知之而不啓焉則此亦非矣人命之重貴賤豈有異

乎沈貞曰大允聞見之事必有虛偽之弊矣此事則敬差官欲設茶禮

載妓以去而聞馬頭驛子戲弄其驛子一日之內刑訊三次即死杖下

云雖刑曹一應作罪當刑訊之人皆為啓稟守令亦稟監司而後為之其

慎刑之意非偶然也若敬差官果殺人於杖下則甚不可也此關於紀

綱之事所當審問 上曰敬差官之事予未及知之法司亦必不聞矣

法司若聞焉則自爾推之矣左贊成金克幅曰被罪之人啓之果難今

因冤憫之事啓之趙琛前奉常之罪琛以敬差官往平安道之時臺諫

與其訟而深適以空格平送于政院臺諫以為欲聞京中之奇乃送偽

啓本彈論其罪則在赦前以詔獄推鞫之時隱諱不啓事被徒罪

罪則宜矣然而原其罪則以赦前之事固當蒙宥而其時以禁府推問

之時不直啓達之事被詐不以實之罪曰憲府司諫院亦以此相為避

之

嫌矣此事當在蒙宥之中而不得蒙宥焉其於用法恐有未便也上
曰此言宜矣趙琛之事其時兩司之意各異故欲議而似乎無端故不
議耳近來人物之少頃者承旨等全數罷職之時無可注擬之人趙琛
雖一時被罪予欲議而放之何如光弼曰金克幅所啓當矣李衍曰士
大夫則雖已所不為之事若至於刑訊則不能受刑當為誣服况以詐
不以實之罪受其刑訊乎光弼曰金淨為大司憲時申錦為都承旨其事
則不知也承政院全數見適而弘文館多入政院此乃稀罕之事其時
莫不驚愕近來政院若有所誤則色承旨與他承旨皆啓而罷之此甚
不便然而其中所失之事則當罪其色承旨而又有大失之事亦可並
罪其都承旨矣今者全數被罪無乃過乎上曰政院所失之事當推
其色承旨而甚非之事則都承旨固當罪之矣今者申玉衡招問時承
旨皆環坐同議云不能分辨故皆令罷之也果是色承旨所為則他承
旨其不干矣右叅贊韓效元曰見古事則兩血之變甚為稀罕而其應
亦極慘酷古云入仕乖方讒說大行則宗社危亡今則 聖明在上安
有讒夫之事乎然而讒說之事不可不預知雖聖明之時必入于左腹
至於危亡然後乃始知之讒說之不可近如是當今之世勿以為無為

也尤當惕慮而審察焉他餘災變及邊方之事雖可慮也而若固其根本則其外之事不必憂矣朝廷四方之本而 殿下一身又朝廷之本須別為恐懼修省其於致治之方庶乎其得宜矣右贊成金克成曰以唐虞之治猶戒其讒說殄行以成湯之聖亦自責曰讒夫昌耶雖聖賢未嘗不戒於此也夫讒說始雖涓涓終至於滔天可不懼哉沈貞曰我國三面受敵而近來昇平日以故邊方似為安靜矣 祖宗朝及前朝末年則邊方多事故朝廷亦不得安靜倭野人有一時俱發之時故在祖宗朝可用為將帥之人抄放而儲養焉或至於承旨參判今則不儲養人材故全無可用之人如有卒起之變則將何以應之乎文武並用乃長久之道須有 上振作而用之 上曰朝廷譬之則腹心而邊方譬之則四支也內外輕重所當詳察而邊事又不可不慮也非不欲預養武士而頃者兵曹參議見適之時欲以武臣差之而反覆計之不得其可當之人也大凡近來武臣等先計其來歷而用之故不得其人武臣年老則不可用之須於膂力方強之時而用之可也沈貞曰 成宗儲養武士故奇偉之士彬彬輩出有事之時豈可使以儒生委任也安不忘危乃國家治平之道也○傳于政院曰今於延訪大臣啓趙琛以宥

旨前事被罪其命放大王又啓曰敬差官以馬頭驛子戲弄女妓一日之內刑訊三次而致死此亦推考可也且武臣所當預養之意亦啓之其揀擇預養事言于兵曹○得于同副承旨金麟孫曰金連孫事大臣皆以為未便以臺諫問之云者承傳色待臺諫時問之乎臺諫不可親問於承傳色又不可使書吏問之也不知問諸何處乎其間必有傳言之人所當推之而不知其誰也當初問於注書注書未更事故答之如彼今又問於承傳色云然而左議政問于獻納則獻納亦不知云承旨諫院金麟孫為大之時必詳知此事矣麟孫回啓曰他事則言中果同議啓之也以臺諫問之之語其日下問時城上所正言未及議于司中以已意啓之故獻納不知而臣亦不知也○諫院啓前事不允○下金連孫推考公事于政院曰金連孫之事大臣於延訪皆以為未便予意亦然問于大臣大臣皆不知云推之意而今日左相徃義禁府問于獻納獻納亦不知不知臺諫今改判付曰推考之事不分明大抵承傳色則允傳教之事所當詳悉傳教而不爾其以此辭緣遲耽取照招律可也○丁未諫院啓前事又啓金羅右道水使李夢麟伊人捕獲啓本以為倭人捕獲時所率軍人五名驚惑投水溺死云非至於短兵相

接似無自投溺死之理其間事根及屍身去處請備詳覈實且溺死人止五名與否并令推覈傳曰趙績事不允溺死軍人推覈事依啓○日暈○戊申傳于政院曰習陳乃教閱之事不可暫時習戰而已允陣書所有之事皆試之則允軍士及武班之人可知用形名進退之節矣習陣之時自上命用某形名則左右廂各以其形名所令之事為之可也兵曹常時習陣略抄陣書試之此甚不可今則凡陣法所載之書皆令持去而試之可也且習陣時服色左則青而右則白者例也明日則左右廂五衛軍服色以青黃赤白黑所屬之色為之則左右廂迭出交戰之時分明易辨矣以五色為衣服事其言于兵曹○御夕講○傳于政院曰今夕講經筵官以為有災變之時閱武不合於修省之道云大凡人君如打圍等事如此有災變之時不可為也閱武乃教閱之事欲為而不得為者久矣若二十日以後則有國忌與大祭連有事故而不可親閱故來十九日已令為之矣予以其有災變之時勿令動樂人君雖當恐懼修省然其所當為之事則不可全廢也况南北有事變閱武之事尤不可廢也此乃一人之言也然而明日所為諸事已具何以為之耶即將此意議于三公○諫院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經筵所啓

之言是一貞之言耶抑館中之意耶問之以啓弘文館正字洪春卿啓
 曰有災變之時故上下入番之人相議而啓之也非館中僉議也上
 曰知道○領議政鄭光弼議閱武非干游行雖有災變在所不廢然災
 有大小明川兩血之災近古所未聞如此重災所宜靜處思愆况初遇
 之尤當惕慮經筵官所啓之言至當雖遲數十日恐亦未晚左議政沈
 貞議逐朔兩度閱武先王朝法例乃所以安不忘危也右議政李荇
 議閱武非玩戲之事乃所以訓鍊軍政雖在修省之時亦不可廢傳曰
 大臣之議雖似有異然其意則同也皆以為閱武非玩戲之事所以訓
 鍊軍政雖在修省之時亦不可廢云○己酉 上閱武于慕華館○庚
 戌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李荇左贊成金克幅右贊成金克成左叅贊
 趙元紀右叅贊韓效元議都承旨罪狀亦不緊重他承旨尤無罪事前
 已啓達矣左議政沈貞以其子思順以承旨亦罷職故不與議○時有
 傳教曰前日承旨全數罷職皆以為未便不可使無罪者被
 罪故今欲叙用其議于政府堂上故議啓傳曰大臣之議如此叙用可也○諫院啓前事不
 允○辛亥傳于政院曰災變之作何世無之近來兩血乃災變之大而
 曠古所無者也以是侍從請為延訪大臣雖延訪中外之人豈知予恐
 懼之意耶其以此恐懼之意作傳旨而曉諭中外何如己至配所之人則

已矣時推徒罪以下疏放事議于三公○領議政鄭光弼議允遇災變
宜靜處思愆省咎以祈澤弭博求刑獄間事且宣布上意亦似無妨
左議政沈貞議弭災消變上下但當益自敬懼應之以實而已不必辨
論中外亦不須疏放右議政李荇議下論中外似當疏放之事恐為奸
人之幸如有冤抑命有司伸理何如上從沈貞之議○銜之講○
○院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各道觀察使在前或以二品或以三
品差遣近者大臣於經筵言之曰守令亦有堂上官若守監司則其執
不嚴不得已以二品之人差遣云故其後皆以二品之人差之矣然而
監司有闕必以京官二品之人差填故京職亦多有闕其為填差又難
不得已給加為之雖不頻數近日連有特加之事資級反為輕賤而不
貴雖曰二品之人若不嚴明則反不如守監司之剛明也予意以為依
前例二品差遣之處以二品為之守監司差遣之處則以守監司為之
何如此非汲汲之事也招政府郎官後日合坐時議而啓之○全羅道
古阜等十邑地震如雷屋宇皆動移時而止○壬子下禁府囚人李玉
善等十九日親閱時啓推考照律于政院曰常時駕前呈訴之人若
突入圍內則元罪雖為死罪予常計之決杖一百而放也此人則非但

善等

十九日

親閱時啓

推考照律于政院

曰常時駕前呈訴之人若

突入圍內則元罪雖為死罪予常計之決杖一百而放也此人則非但

五

圍內突入御乘馬及後來之馬皆驚逸左右觀之者孰不駭愕乎若減死則其罪至於流而必為全家徙邊也其無罪妻子並受流罪甚不可勿令全家徙邊其當身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事判付可也自今以後御乘馬驚逸之人如是論斷事言于禁府○憲府啓前日承傳色金連孫推考傳旨內有以臺諫問之之語司中以為諫院不當問之於金連孫其後更為聞見則諫院所不知之事但下問時正言金亶誤以已意啓達臺諫若有所問之事則當問於政院不可問於宦寺也誤為啓達不可在職請述之司諫鄭彥浩獻納金馮正言蔡無斁知金亶以不問之事誤為啓達則即當啓之以正金亶之失可也而不即啓之亦皆非矣請並述之從之○正朝使朴光榮還自京師復命 上御宣政殿引見 上曰皇帝視朝如舊為之乎光榮曰皇帝逐日視朝而雖雨雪千官皆詣闕臨其時雨雪不止則奏而停之故不得預停矣凡致齋之日他餘文書不得出入而視朝則亦不停也行祭之後亦視朝問諸序班則曰朝廷之議以視朝不可廢也故如此為之云且 宗系事臣入歸時見聖節使柳溥問之柳溥曰既已改正云臣到京欲聞見於內閣史館之人而勢難不爾也主事在玉華館之內臣等所寓處也常時文臣每來檢

舉臣見而問之曰 宗系之事往者累為奏請而其定改與否未得詳
知焉答曰我非內官何以知禮部之事耶汝當下馬宴時問于禮部
尚書則可知矣我乃主司之官不知史官之改正也其後下馬宴時
問於禮部尚書曰本國 宗系改正事 聖旨已許修改其為一國臣
民之喜賀可勝言耶若誠修改則非徒一國臣民之喜於 祖宗地下
之靈亦非偶然之慶也然而改正與否未之詳矣我等若還則一國上
下孰不欲詳聞此事乎今不知首末而歸則其何以回報於 殿下也
尚書答曰汝何疑之至此耶朝廷之待外夷皆不失信而况汝國乃禮
義之邦朝廷待之亦非尋常矣改正事 聖旨已下其何不改正乎汝
等其勿疑但大明會典時未畢修正故今未成書耳然而 聖旨丁寧
有何疑乎臣等欲聞的實之言而不得見內閣史館之官未能詳問之
耳序班下吏等族親有干於內閣書寫之任者問其改正與否則曰未
能詳知今方修撰當聞見來言厥後更問則曰有何疑也但前 宗系
惡名等事全不改正只於其下添注曰某某年奏請改正事 聖旨云
云耳如此書之而摠裁官時未見之故未得成書此亦傳聞之說何以
取信 上曰今以 聖旨添注書之則前書惡名等事必不削去矣光

榮曰會典時未畢修故以 聖旨添注于其下若畢修之時則摠裁官當更考磨勘而為之有何疑也云禮部尚書非常之人若不當改正之事則何以如此分明言之乎序班及書寫之人皆言添注之事臣等以謄書許給事請之則曰摠裁官時未見之我輩何以擅自書示○以金鐸為司諫院司諫李燦為獻納朴世翁韓岬為正言○日暈○癸丑下司憲府具世璋前定平府使公事于政院曰憲府所推之意至當矣兩界奴婢人物或為守令之人或因事入歸之人率皆托以奴婢而率來則其厭憚苦役之人孰不願為之乎且其率來之人以為自己之奴婢偽造文記必連上接下而為之矣如此之事非但今時然也前亦必多有之若人人而如此則兩界之地將必無人物也刑曹前為此公事時具世璋與草原站奴婢真偽所當詳審分辨而但以其子具希信現納文記取實此刑曹之所誤也若真希信之奴婢則何必其父為府使然後捉來乎如此之事尋常人所為則猶當棄之宰相之事故如此言之耳其判付曰草原站奴婢的實則具世璋推考痛懲○乙卯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符左贊成金克幅右參贊韓效元議啓曰觀察使之任須差以位望兼重可以鎮服一道 祖宗朝或有以正二品差遣

亦有再行者所以重其任也然若二品以上數少則如江原黃海兩道
擇通政中有物望可以鎮服者差遣何如從之○諫院啓前事憲府啓
善山府使李燾前為開城府都事時季有所失而善山大處入器不合
請速齎之不允○丙辰三公啓曰今以災變之故 宗廟親祭後凡受
賀飲福等事皆停之行祭時雖已飲福而還宮後亦飲福此皆為 神
賜而為之也在禮文所當為之事則依禮文為之何如傳曰前者禮曹
啓曰前月有災變之時則親祭後飲福有只行一爵之持亦有全廢之
時何以為之云故停之矣當更問于禮曹而答之仍傳于政院曰在前
有災變之時親祭則飲福何以為之今禮曹考前例以啓○傳于政院曰
招政府郎官而言之曰受賀飲福等事今因政府來啓更問于禮曹則
回啓曰每行一爵而無飲福停廢之時此禮曹不為詳察之事也百官
賀禮及飲禮等事當為之其言于三公且此非小事當備細考啓之可
也禮曹不為詳察而誤啓至為非矣禮曹官吏行公推考○臺諫啓前
事皆不允○丁巳政院以吏曹正郎閔齊仁月課製述單字啓曰大典內
時任弘文館官 負若有五次 占首者例給加資庚辰年受教雖非弘文
館官 負已為知文錄之負皆令製述齊仁今為五度居首何以為之傳

曰以時任引文館必給加可也史臣曰課製之設其為勸獎至矣近來
察選者專不致力或借製苟免責罰齊仁則不然皆著意自製可嘉之
意大提學李荅每稱之今受此賞宜矣○憲府啓前事諫院心前正
言金臺請推金連孫事入啓時其以臺諫問之之語誤錯啓之金臺則
固為非矣臺諫若有所問之事則當問於政院萬無問於宦寺之理金
臺語勢若錯誤為承旨者所當細問而奉傳旨可也而見其傳旨則似
若臺諫親問於金連孫色承旨任樞亦失矣請推之工曹正郎李龜壽
前為白川縣令時多有不謹之事而今為六曹郎官殊無勸懲之意請
逝之傳曰任樞則金臺錯誤啓之而以色承旨所當詳審可也傳旨乃
王言也而終為無實大臣亦以為未穩今以啓當矣依所啓推之餘不
允○以金公藝為弘文館直提學鄭彥浩為典翰柳世麟為司憲府持
平尹豐亨為校理○戊午侍講院以師傳意啓曰來四月初四日 宗廟親
祭時世子為亞獻官以禮文觀之則世子當騎馬隨駕而但世子尚未
習騎夜又昏暗請從權乘小輿從重明門而出祭後亦從重明門而還入
何如戊子年親祭之時則亦以此例行之今亦依此例為之何如傳曰依
啓但世子年既長成乘馬亦當習孰可乘馬隨駕矣若遠處則果不可

也如慕華館親閱時則乘馬隨駕何如問于師傅以啓○己未侍講院以師傅意啓曰世子隨駕則其於人民瞻仰至為美事然而問寢視膳乃世子之職分故固當為之若遠處則不必常為隨駕如慕華館近地則自 上有時斟酌而為之無妨傳曰知道仍傳于政院曰問寢視膳乃世子所當為之事今世子年已長成自欲為視膳等事而予亦欲令為之然而聞 成宗朝故事則廢主在東宮之時自外入來而視膳云若自外入來則雖步行之間不遠其於瞻視不可無舉動節次也此意亦問于師傅侍講院亦考前例而來啓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七

中宗大王實錄卷六十七

大正九年...

...

...

...

...

...

...

...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八

四月庚申朔侍講院以師傳意啓曰此闕昌德甚狹世子視膳往來從

外則朝官及下人雜沓似乎紛擾如有自內往來便易之勢則可從便

為之親祭時世子當為亞獻先詣齋所而東宮別監通上下番只十二

名昇小輿執燭所任不足依前例 大殿別監加定何如傳曰依啓○

昌軍○辛酉政院啓曰 宗廟親祭觀雨勢則開霽未可必也設使開

霽庭濕不可親祭若遣代官行則獻官及諸執事皆當改差何以為之

敢稟傳曰兩無開霽之勢似不得親行然姑待日晚更稟○傳于政院

曰今日之雨無開霽之勢而重明門之間道路必多泥濘若親行祭則

侍衛隨駕將士人負其於奔走之際慮有沾濡之患依政院所啓當權

停而攝行○壬戌侍講院啓曰前者世子視膳節目相考回啓事下教

而侍講院無膳錄不可考矣今視膳雖自內而往來然 御厨則在外

且使外人知世子往來視膳之意可也而司中亦以僚屬退處未安當

於視膳門外侍立何如且世子舉動不可輕率部將領軍士以書筵時

例繳一扇二亦於門外執之而部將軍士及翊衛司入番官負皆於其
下列之何如且前者本院革罷時司中文書移置弘文館請還移于本

司又啓曰世子視膳雖職分事豈不為美但不可日日為之若日日為之則書筵必多廢矣或朝或晝及夕三時中不拘時為之何如傳曰世子視膳已令自內為之御厨雖似在外今所啓稟威儀舉動不須為也如大殿視膳于大妃殿只率內官而已况世子乎世子如此舉動則似若愈於大殿不可為也然更議于師傅而啓之其視膳不拘時之意及文書相考還司之事依啓○御夕講○諫院啓曰宗廟大祭前期二日以小雨之故啓而停之自上大祭親行之意乃聖人吾不與祭如不祭之意誠為美事政院當觀雨勢終日則啓停之可也今以不終朝之雨即啓而停之使上如在之誠欠缺非徒輕率大失事宜都承旨_{尹殷}色承旨_{金麟}請並推之傳曰政院昨日早朝啓稟曰雨勢如此若未親行則獻官執事當改差予意以為大廟大祭以小雨停行未便故教之曰雨勢雖如此待晚更觀雨勢而為之不即停止也日晚而雨猶未止獻官執事當預更差不得已依政院所啓權停也今諫院停祭未便之意與予不即權停之意同矣都承旨色承旨等不計事體汲汲啓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承旨等大失事體當適而推之然後中外知予重祭祀之意與從諫院之言也仍傳于政院曰權停啓請之

事都承旨色承旨所為乎政院共議啓之乎右承旨南世雄左副承旨
蔡紹權等直入啓曰權停之事共議啓之傳曰知道○癸亥右承旨南世
雄左副承旨蔡紹權右副承旨沈彥慶等啓曰前日之雨未有即止之
勢大事不可恬然不為之啓稟故臣等亦在坐同議而啓之都承旨及
色承旨已滿而臣等在職未安傳曰昨日問於政院者問其同議與否
而已政院啓曰都承旨及色承旨議欲啓之臣等亦以為當然云則他
承旨非主議也勿辭○侍講院以師傳意啓曰世子舉動不可輕率故
其初所議則世子視膳時僚屬侍衛繖扇節次及軍士亦於門外列立之
事一依書筵例為之之意啓之今所教如是則其所啓稟之事上裁何
如傳曰世子視膳時侍講院翊衛司官負侍立及部將率軍士禁雜人
等事當依啓為之其如繖扇等事不可為也○大司憲朴濠正言朴世
翁啓曰昨日夏享往參義禁府三省交坐刑訊罪囚於心未安但攝事
無齋儀云故此五禮儀意以為大臣等如此為之也今日尚以為未安
而取丁亥年大臣所啓而見之則刑殺宴樂不可為也云以此觀之則
刑訊決不可為也未及見大臣之啓故參鞫馬在職未安請帝傳曰丁亥
年大臣所啓之事臺諫未及知之也但大祭攝行則無齋儀云故刑殺

公事依五禮儀註出納矣固非臺諫所誤之事勿辭朴壕等又啓曰
臣等以臺諫當於未刑訊之前察而議之可也未及詳察至為誤矣
故煩瀆再啓傳曰不為誤矣勿辭○諫院啓曰五禮儀雖曰大祭攝
行則無齋儀而丁亥年三公所啓宴樂刑殺則不可為也如此事政院
及禁府當詳察為之昨日於禁府刑訊色承旨及禁府堂上郎官請推
之傳曰可○甲子傳于憲府曰觀任樞答辭金豐之言於心駭恠審問
之則答曰然矣云故作傳旨也臺諫論事萬無不問於政院而私問於
宦寺之理此事人皆知之承旨初不聞之則無心之事也猶可恕也苟
知事之失而若問則不可不分明也不詳問而作傳旨故其傳旨終
歸於虛事大抵傳旨王言也以虛事奉傳旨傳播中外皆知其失此豈
非承旨之大失乎 大廟大祭致齋不當刑訊事所啓年月蓋以故
自 上雖不覺之承旨當詳考前例啓停刑訊而數月之間大闕之失有
二焉承旨任樞雖無情之事必適而推之然後人知大祀與傳旨之重
也故適之○御朝講 上曰近來祭祀之事不為敬謹至為非矣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不小祭祀豈以小兩輕易啓停乎是以臺諫亦請推承
旨等承旨等多適似為未便然不得已適之也 大廟大祭以小兩啓